石洲詩話（二）

詩話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洲詩話

(二)

翁方綱撰

石洲詩話卷第五

遺山撰錄中州集云。國初文士。如宇文太學、蔡丞相、吳深州之等。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然皆宋臨難以國初文派論之。故斷自正甫爲正傳之宗。党竹谿次之。禮部閒閒公又次之。遺山之論如此。顧侠君乃以遺山入元詩何耶。

朱諫議之才。和東坡跋周昉欠伸美人。用漢宮李夫人轉面不顧事頗精。全篇合看、尙非高作耳

党承旨粉紅雙頭牡丹詩。不爲高作。

屏山李先生純甫。赤壁風月笛圖一詩。卽遺山赤壁圖所本。

照了居士王彧和二宋落花詩。頗傖劣。

遺山舉李長源佳句。如洛陽才子懷三策之類。凡數聯。阮亭則於中獨舉烟波蒼蒼孟津戍。旌旗歷歷河陽城一聯。愚謂長源懷淮陰詩。渭水波濤喧隴阪。散關形勢軋輿元。氣格亦不減古人也。大約以幽幷慷慨之氣出之。非盡追摹格調而成。

遺山金亡不仕。著壬辰之編。撰中州之詩。掩淚空山。殫心野史。此豈可以元人目之。顧侠君選元百家詩。

既欲自附於中州集。知人論世之大義。而開卷先錯謬如此。此何說也。

當日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如蔡松年、趙秉文之屬。蓋皆蘇氏之支流餘裔。遺山崛起党趙之後。器識超拔。始不盡爲蘇氏餘波。沾沾一得。是以開啓百年後文士之脈。則以有元一代之文。自先生倡導。未爲不可。第以入元人。則不可耳。

遺山以五言爲雅正。蓋其體氣較放翁淳靜。然其鬱勃之氣。終不可掩。所以急發。不及入細。仍是平放處多耳。但較放翁。則已多渟蓄矣。

遺山五古。每疊一韻。以振其勢。微與其七古相類。蓋肌理稍疎。而秀色清揚。卻自露出本色耳。

五言詩。自蘇黃而後。放翁已不能腳踏實地。居此後者。欲復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雖以遺山秀筆而執柯睨視。未之審也。甚矣取逕之難也。

遺山七言歌行。眞有牢籠百代之意。而卻亦自有閒筆對筆。又撓和以平調之筆。又突兀以疊韻之筆。此固有陸務觀所不能到者矣。

遺山七古。詞平則求之於氣格平則求之於調。

合觀金源一代之詩。劉無黨之秀拔。李長源之俊爽。皆與遺山相近。而由遺山之心推之。則所奉爲一代文宗如歐陽六一者趙閒閒也。所奉爲一代詩宗如杜陵野老者幸敬之也。至於遺山所自處。則似乎在

東坡。而東坡又若不足盡之。蓋所謂乾坤清氣。隱隱自負。居然有集大成之想。

梁園春五首。可與西園詩相印證。

遺山樂府有似太白者。而非太白也。有似昌谷者。而非昌谷也。

切響浮聲發巧深一篇。蓋以縛於聲律者。未必皆合天機也。然音節配對。雙聲疊韻之類。皆天地自然之理。亦未可以巧字概抹之。

論詩絕句。奇外無奇。金入洪爐二篇。卽先生自任之旨也。此三十首已開阮亭神韻二字之端矣。但未說出耳。梁園春續小娘歌雪香亭雜詠。皆關係金源史事。與遺山心事。

顧俠君所選元詩。凡三集。漁洋竹垞並稱述之。然漁洋所稱。只初集之百家而已。或後兩集。漁洋未及見耶。

李莊靖詩。肌理亦粗。說者乃合韓、蘇、黃、王以許之。殊爲過當。

爾時蘇學盛於北。金人之尊蘇。不獨文也。所以大士夫無不沾丐一得。然大約於氣概用事。未能深入底蘊。

遺山雖較之東坡。亦自不免肌理稍麤。然其秀骨天成。自是出羣之姿。若無其秀骨。而但於氣概求之。則亦末矣。

顧俠君謂元人用韻頗有淆譌。而入聲尤甚。或以北方土語混入古音。或以閩、越方言。謬稱通用。如庚、青、蒸與眞、文、韻同押。再如魚、虞與支、齊同押。此豈非變而太過者。然其來已久矣。若劉靜修桃源行漁舟載入人間世。卻悔桃花露蹤跡。此則竟是北方土音之偶相似者。未及檢審耳。然竊疑遺山虞坂行孫陽騏驥不並世句。亦是如此。雖上已有韻。而以文勢論之。此句似疊一韻者耳。

靜修全學遺山。遺山風力極大。而所受則小。若靜修之桃源行云。小國寡民君所憐。賦役多慙負天子。則傷於小巧矣。

宋人諺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靜修白鴈行。卽賦此事也。

靜修詩。純是遺山架局。而不及遺山之雅正。似覺加意酣放。而轉有傖氣處。卽以調論。細按亦微有未合。以遺山之天骨開張。學之者自應別有化裁。如靜修之詩。第以雄奇磊落之氣賞之可耳。若以詩家上下源流之脈言之。殊未入於室也。

方虛谷秋晚詩云。堂堂陳去非。中興以詩鳴。又云。恭惟陳無己。此事獨兼之。看其意甚尊兩陳。又云。沈宋非不工。子昂獨高步。畫肉不畫骨。乃以帝閑故。以此論詩。其旨隘矣。然末二句。可作東坡韓幹馬七古長篇注腳。

方虛谷論宋詩。如謂宋初諸公。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爲白體。楊、劉、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

崖州、爲崑體。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徒爲晚唐體。皆是。獨以蘇子美與歐陽公稱二難。相爲頡頏。又謂梅聖俞爲唐體之出類者。此則未喻其旨。大約虛谷之意。以西江體裁量後先諸家。於蘇門中獨取張文潛。謂自然有唐風。別成一宗。

西崑之靡弱。西江以麤勁反之。四靈以清苦洗之。而又太狹淺。此馮定遠之言也。

虛谷自言。七言決不爲許渾體。妄希黃陳老杜。力不逮則退爲白樂天及張文潛體。五言慕後山。苦心久矣。亦多退爲平易。蓋其職志如此。

戴帥初詩。寒起松鳴屋。吟圓月上身。老樹背風深拓地。野雲依海細分天。鄉山雲淡龍移久。湖市春寒鶴下遲。皆佳句也。又如甃塹水温初荇菜。粉牆風細欲梨花。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此二聯句法亦新。

耶律文正詩。阮亭評爲質率。池北偶談摘其從軍西域數詩。以爲頗有風味。今統觀之。大約總不出乎質率。

蘇子卿上林鴈足書。事乃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其事也。至元郝伯常使宋。彼置於眞州。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孤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眞州忠勇軍營新館。是時南北隔絕。不知中統之爲至元

也。中統十五年卽至元十一年也。明年乙亥四月奉使還。

郝伯常唐十臣像歌。每人四句。平板實無義味。

子昂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塡滿方好。以此力矯時弊。此言雖近於有意。然初學正不可不知。

趙子昂東陽八詠樓詩。頗有風致。

袁伯長才氣。在趙子昂之上。

伯長上京雜詠。敍次風土極工。不減唐人。

馬伯庸詩。亦極展才氣。然較之袁伯長。覺邊幅稍單窘矣。

漁洋謂仲章境地未能深造。歌行閒工發端。而窘於邊幅。視同時虞伯生、范德機。亦諸侯之附庸也。今觀其詩才。又在馬伯庸之下。子師泰有玩齋集。父子相繼著述並傳。亦盛事也。

張中丞養浩、贈劉仲憲一詩七古至六十八韻。然殊平漫。

許有孚泠然臺雪。用東坡聚星堂韻之作。並非禁體。詩亦不工。

有宋南渡以後。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其一時才人俊筆。或未能深入古人腠理。而一二老師宿儒之傳精義微言。專在講學。又與文家之妙。非可同條而語。至如南宋諸公之學。尤在精於考證。如鄭漁仲、馬貴與、以逮王深甯。源遠流長。百年閒亦須有所付受。入元之代。雖碩儒輩出。而菁華醞釀。合美爲難。虞文

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廬之理學。習朝廷之故事。擇文章之雅言。蓋自北宋歐蘇以後。老於文學者。定推此一人。不特與一時文士爭長也。

道園兼有六朝人醞藉。而全於含味不露中出之。所以其境高不可及。（嘗有少陵愛何遜太白似陰鏗之句。實亦自道。）

虞伯生七律清深。自王荊公以後。無其匹敵。

虞伯生竹枝歌。不減劉夢得。

伯生七古高妙深渾。所不待言。至其五古。於含蓄中吐藻韻。乃王龍標、杜牧之、以後所未見也。

至治、天歷之間。館閣諸公。如虞伯生、袁伯長、王繼學、馬伯庸。每多唱和。如代祀西嶽上京雜詠之類。

田汝成西湖志餘所載。順帝卽位時。馬尾縫眼。由是兩目喪明之事。顧氏但據史甯宗殂時。曾召入議政。謝病歸。以證其誣。然爲此說者。第因文靖晚年目疾而傅會耳。予前年得宋宣和畫貓卷。有文靖題云。御筆製貓毛毬奇。畫師雖巧亦難齊。中原麟鳳知多少。未得君王一品題。至正五年夏仙井虞集。按至正五年。文靖已七十四矣。筆勢尤蒼逸。信乎前說之誣也。

文靖有一筆可當人數十筆處。而又於風流醞藉得之。並不枯直。

楊仲宏詩骨力旣孱。格調復平。設色賦韻。亦未能免俗。不解何以與虞齊名。

仲宏格力。尙在袁伯長、馬伯庸之下。乃鐵崖西湖竹枝序云。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宏爲首。而

范、虞、次之。此眞不可解也。

范文白詩。頗有格調。亦不能深入。此事有格調。則可以支架矣。亦較楊仲宏稍雅。

仲宏覺有盛氣。故有百戰健兒之稱。德機純就格調。故有唐臨晉帖之目。然而德機之格調。亦自不能堅實。與仲宏之盛氣等耳。

揭曼碩曉出順承門。有懷太虛五言四句。全襲古詩。只改東門爲南門。其餘不易一字。此眞不可解也。

虞伯生嘗謂揭曼碩詩。如三日新婦。己詩如漢庭老吏。揭聞之不悅。故憶昨詩有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

虞得詩謂門人曰。揭公才力竭矣。因答以詩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車踏月華。寄語傍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并題其後云。今日新婦老矣。按揭曼碩詩格調固自不乏。然亦不能深入。雖閒有秀色。而亦不爲新艷。不知所謂三日新婦。與美女簪花者。何以肖也。

總之楊、范、揭三家。不應與虞齊名。其所以齊名者。或以袁伯常、馬伯庸輩。才筆太縱。轉不若此三人之矜持格調者。謂可以紹古乎。然以格調論之。范稍雅飭。揭稍有致。楊則平平。皆非可語於道園之學古也。

黃文獻爲有元制作大手。其詩亦具風骨。而入之不深。放之不大。若比楊仲宏則固勝之遠矣。此究是讀書人詩也。只不能超然脫化耳。

以詩筆論之。黃文獻應在袁、馬之次。

柳道傳觀趙使君所藏書畫古器物詩。太平直無節簇變化。試以梅都官三館書畫詩比之。則優劣見矣。

柳道傳詩有矩矱。亦未能含蓄變化。聲調亦不能開拓。大抵黃晉卿伯仲間耳。

歐陽原功詩。所傳雖不甚多。而精神亦少。又在黃柳之次。蓋學有本原。詞自規矩。初非必專精於詩也。

薩天錫白翎雀一首。學虞伯生作。可謂點金成鐵。

薩鴈門京城春莫七律。太像小杜。鴈門詩多如此者。然似此轉非善學小杜。不過大致似之耳。

天錫雀鎮阻風云。南人北人俱上冢。桃花杏花開滿城。此是自然風致。

天錫七律。故不深入。然其才情有餘。則亦有詞到而氣格俱到者矣。

鴈門自有才情。然句法有太似前人者。則以其中未嘗深入故耳。

鴈門風流跌宕。可謂才人之筆。使生許渾趙嘏間與之聯鑣並馳。有過之無不及也。

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采斷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雲廊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王龍標杜樊川之流亞也。然昔人論此篇。卻謂不及薩天錫之作。天錫云。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此則才人之極筆矣。愚謂卽此二詩。而元明兩代。與唐人離合遠近之故。已自判然。不待拈諸大篇而後知也。

薩天錫詩。宮詞絕句第一。五律次之。七古七律又次之。五古又次之。再加含蓄深厚。杜牧之不是過也。

顧秀野元百家詩體裁潔淨勝於吳孟舉宋詩鈔遠矣猶嫌未盡審別雅俗耳如關係史事及可備考證者自不應概以文詞工拙相繩若其言懷敍景之作自當就各家各體從其所長而去其所短一人有一人之菁華豈必一例編載陳陳相因哉

宋子虛七言樂府諸篇馮海粟所極賞者藻力雖極橫逸然不無矯強處非薩鴈門天然清麗可比似未可概以古錦囊中語目之

宋子虛李翰林墓詩承恩金馬詔失意玉環詞雖太白復生亦當激賞

子虛春別云楊柳昏黃晚西月梨花明白夜東風可謂清新未經人道

西湖酒家壁畫枯木云拗怒風雷龍虎氣盤摺造化乾坤力造化乾坤復見句中可乎

宋子虛詩題中稱唐元宗爲李三郎此小說口角烏可以入詩哉元人文字所以漸流於曲子也

宋子虛西湖詩云戀著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寒語雖直致可當宋詩史

宋子虛吟嘯集詠古諸作甚塵陋題襲翠巖中山出遊圖七古亦劣

張蛻菴苕寬山水一首中忽插九言一句似未盡叶元人如宋子虛之類才氣非不豪縱然其音節未必皆天然合拍者也

張仲舉不爲李羅帖木兒草詔自誓一詩足表千古矣蛻菴小遊仙詞八首勝於曹堯賓

蛻菴才調富有。兼以宕逸之氣出之。阮亭先生稱其有法度。（阮亭所見乃洪武三年錫山郎成鈔本凡四卷。稱書法妍妙。逼眞佛遺教經。此本秀野當未見也。）

楊廉夫序玩齋集。論元一代之詩。有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變。未幾於唐之語。此似以遺山入元詩。然第一時稱述之詞。從流溯源之論耳。未可以爲據也。

當時之論。以虞、楊、范、揭齊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稱虞、楊、趙、范、揭。楊廉夫序貢師泰玩齋集。又稱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金華戴叔能序陳學士基夷白齋集云。我朝自天歷以來。以文章擅名海內者。並稱虞、揭、柳、黃。（鐵崖又序鄭九成曰。虞詩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此言是矣。而不及袁伯長。由此觀之。可見諸公齊名。元無一定之稱。楊范揭與馬宋等耳。皆非虞之匹。趙子昂亦馬伯庸伯仲。黃柳雖皆著作手。而以詩論之。亦不敵虞。爾時論者。必援虞以重其名耳。

貢玩齋黃河行七古。中間及結處。忽然疊下騷句。又插以四言。似於音節太硬。昔阮亭嘗以雜言長句。爲英雄欺人。然亦看上下音節何如耳。

玩齋題韓滉移居圖詩。清勻有節。元人七古多濃鋪金粉。似此者正不可多得。

玩齋學圃吟七古長篇中。水菰山芥菠薐菰云云。一連排蔬果名目。至十句之多。亦前人所未有也。

玩齋力清勁。而韻深秀。又非橫逞才氣者可比。

玩齋題蘇子瞻像詩甚奇。其題淵明小像云。呼童檢點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則細意之作也。一作袁恕所誤。蓋歙所書此詩耳。

玩齋西湖竹枝。亦工。

張蛻菴、貢玩齋。皆元末大家。玩齋元亡隱吳淞江上。其才致清逸。殆不讓鷹門。

前輩有一篇名作。後人多效之。如虞道園白翎雀。迺易之京城燕詩效之。薩天錫又效之。易之金臺集。風俗翹秀。多有關風化之言。不苟爲炳炳烺烺者也。

蛻菴玩齋易之諸什。皆具有風骨。非漫爲彩色者。置諸馬伯庸揭曼碩諸公間。正是未肯多讓。

鹿皮子陳樵寒食詞。綿上火攻山鬼哭。霜華夜入桃花粥。重湖烟柳高插天。猶是咸淳賜火煙。語濃意警。

阮亭謂其有麥秀黍離之痛。

陳居采詩學溫李。而有清奇之氣。

謝宗可詠物詩。凡百篇。題既皆出雕鐫。詩亦刻意纖瑣。大率有形無神。所謂麗而無骨者也。然亦不能十分綺麗。以其都是平鋪耳。

吳淵穎泰山高。仿歐公廬山高也。奇氣似欲駕出其上。韓文公云。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評孟東野卻不甚肖。若以評吳淵穎卻肖也。淵穎詩奇情異彩。都從生硬斫出。又以自己胸中鎔經鑄史之氣而驅

使一時才俊之字句。卓然豪宕。凌厲無前。視黃柳諸公。不啻倍蓰過之。但細按之。未免出於有意耳。

吳正傳才藻凡弱。不能與黃柳相抗。又勿論立夫也。

歐陽原功敍周衡之此山集云。宋金之季詩人。宋之習近骫骳。金之習尙號呼。南北混一之初。猶或守其故習。今則皆自刮劑而不爲矣。世道其日趨於盛矣乎。此論特借此山集發之耳。

李長吉詞調藻韻。故自艷發。然至元人不拘何題。不拘何人。千篇一律。千手一律。眞是可厭。其一二體氣稍弱者。亦復效之。實無謂也。

朱德潤德政碑無祿員諸詩。亦香山秦中吟之遺意。而語益切。至使聞者足以戒。此皆有用之文也。

長沙陳志同歌行。如趙子昂畫馬歌、朔方歌、萬里行、諸篇。嶔嵜磊落。在元人諸名家中。卓然有風骨。不徒以金粉競麗者。昔漁洋先生從人借宋元人詩集數十種。獨手鈔所安遺藁一卷。良是具眼。又先生居易錄云。陳泰志同歌行馳騁筆力有太白之風。在元人諸名家中。當居道園之下。諸公之上。而名不甚著。豈名位卑耶。今觀其詩。如萬里行之類。實有似太白處。然合一卷通看之。似尙未可遽躋諸道園之次。合看其一二近體。卽知之矣。若較楊仲宏輩。則固勝之耳。至顧秀野乃以清婉評之。則殊屬違戾。此直似不知詩者之言。

杜清碧。卽撰宋末遺民詩谷音者。漁洋先生評其自作。殊庸膚無足採者也。清碧嘗自謂得楊仲宏詩法。

余忠宣五言卓有風骨。非同時諸家所可及。此與陳龍泉泰七言。並當拔萃者也。

歐公廬山高用江韻尙可。若胡傲軒海棠給四江韻一篇。則幾於有韻無詩矣。

周伯溫天馬行。詠至正二年壬午七月西域拂郎國獻馬。詩語頗得應制之體。（陸河南仁亦有歌。極爲楊鐵崖所稱。然平板無生氣。較伯溫作。遜之遠矣。）

張思廉詠史諸樂府。皆不如代魏徵田舍翁詞一篇。

張思廉驚才絕艷。然純是雄冠劒佩氣象。殆天所以位置斯人。故不爲春容和鳴耳。

鐵崖湖龍姑曲。全與張思廉作相同。中只換數字。豈改而存之。未暇芟去耶。

禽言。亦樂府竹枝之一類也。然廉夫禽言。亦自不能出奇。蓋禽言達意。元不能出奇。卽都官泥滑滑一首。亦只神韻佳耳。

廉夫自負五言小樂府。在七言絕句之上。然七言竹枝諸篇。當與小樂府俱爲絕唱。劉夢得以後。罕有倫比。而竹枝尤妙。至於七言長篇。則張思廉亦有之。仍是從李長吉打出耳。

楊廉夫詩。夜半酒酣呼阿吉。吉字注平聲。此與日下舊聞所載賣驢券中語同。小朱何以獨譏之。

漫興七首序云。學杜者必先得其情性語言。而後可得其情性語言。必自漫興始。朱竹垞嘗譏其不知興字本爲與字之訛。然姑無論。此卽以學杜而論。亦豈可先自此等絕句入手。此廉夫自文其弔詭之習。而

援儒入墨之論也。○若以此爲學杜入逕。則必專以江上尋花風雨看落花等詩爲職志。此種在杜公原自有大處。而專目此爲杜公之情性語言所在。則謬矣。（所謂情性。猶言脾氣。非性情之謂也。杜詩原有此二字。）竹枝本近鄙俚。杜公雖無竹枝。而夔州歌之類。卽開其端。然其吞吐之大。則非但語竹枝者所敢望也。劉夢得風力遠不能躋杜韓。而惟竹枝最工。可見其另屬一調矣。虞伯生竟以清遒得之。楊廉夫乃以浮艷得之。非可以一概與杜論也。

編錄竹枝。竟須以劉、虞、楊三家爲主。

楊之妙處。自不可掩。而其他詩之靡。亦不可掩。

小游仙以廉夫之豔彩爲之。自有奇情。迥非唐人之濫可比。

鐵崖毘陵行。結處以兩句疊作收場。此從來所未有也。

玉山主人云。所謂嬉春體。卽老杜以江上誰家桃李枝。春寒細雨出疎籬爲新體也。先生謂詩人多爲宋體所梏。故作此體變之。云廉夫嬉春體七律。一云賦俏唐體遺錢塘詩人學杜者。此猶之漫興七首意也。杜公七律中似此者。自言效吳體。戲爲俳諧體。在杜律中拗平仄者已是變體。此則杜公之變而又變者。廉夫乃持此以告當世之學杜者。豈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哉。此種在杜公已屬俳諧。而在廉夫集內。則尙算拘謹者矣。固無怪其自負爲去杜不遠耳。玉山與鐵崖情迹最密。此言必親受之。但不知所謂以

此體變宋體之所棁者。是何機括。元音靡弱。正是太趨長吉一派。而中少骨力耳。南宋之弱。又與元之靡弱不同。烏可以宋體爲詞哉。

楊廉夫自命學杜。正如老旦扮外上場道白時露情態。廉夫於元末時事。洞在胸中。而沈酣聲伎。此達人之識不待吟老客婦也。觀其在張士誠席上一絕。足見一斑矣。此詩在廉夫集中。卻屬去杜不遠。正不必其摹杜之詞也。

張光弼白翎雀歌。竹垞取入明詩綜。亦是清直之作。非可與道園詩同論。但舉以證題。作本事詩可耳。

張光弼酒閒爲瞿宗吉誦其歌風臺詩。以界尺擊案。淵淵作金石聲。然此詩只起二句。豪邁稱題。以下亦不能酣恣也。

張光弼之詩。竹垞謂其派出西崑。未免過於濃縟。然其筆勢。卻自平直。

詩固不妨淺澹。然雲林則未能免俗。

元人之綺麗。恨其但以淺直出之耳。此所以氣格不逮前人也。

周石初、霆震、序張梅閒集曰。近時談者。糠粃前聞。或冠以虞邵菴之序而名唐音。有所謂始音正始遺響者。孟郊賈島姚合李賀悉在所黜。或託范德機之名。選少陵集。止取三百十一篇。以求合於夫子刪詩之數。承譌踵謬。轉相迷惑。而不自知。蓋石初持論耿介。不苟隨時者也。

石初多亂離紀事之作有關史事
王梧溪夜何長三疊蓋寓亂極思治之意不減甯越扣角歌
王梧溪白翎雀引亦主石德閒而其詞該括有元一代興亡之事其旨則書無題後詩云莫識白翎終曲語蛟龍雲雨發無時可以相證也
王原吉才力富健而抑揚頓挫不盡如元人楓塗金粉至此而元人之境與宋人之境歸於一矣
華彥清幼武詩竹垞評其淺易其義兵行一篇雖從兵車行脫出而質直潔淨尚不同吞襲調子
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七律時作者俱爲斂衽然末句共負奇才似乎再一含蓄更妙
鶴年齧血葬母忠孝性成其感夢遷葬諸什悲痛沈鬱異鄉清明一律直到杜公
顧仲瑛次鐵崖天寶宮詞韻云韓虢並騎官廐馬醉攙丞相踏堤沙可謂翻新
仲瑛小詩極擅風致竹枝固頡頏鐵雅題畫亦足配雲林
崑山亭館三十六處鐵崖吳詠所謂三十六橋明月夜姑蘇城裏有瓊花也按仲瑛有二妓曰小瑤花、南枝秀其花游曲所謂瑤花起作回風杯蓋亦指此
顧仲瑛玉山璞薈雖皆一時飛觴按拍豪興吐屬然自具清奇之氣其一段遐情逸韻飄飄欲仙乃有楊鐵崖所不能到者

張伯雨竹枝詞。黃士築牆茅蓋屋。門前一樹紫荊花。漁洋所極推賞也。其西湖竹枝云。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番御舟湖上行。東家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可備故實。○漁洋極賞貞居絕句。謂有坡、谷遺風。葉靜齋草木子云。趙仲穆子昂之子。宋秀王後裔。能作蘭木竹石。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云。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然王孫之怨。以諷子昂可耳。又以諷仲穆。則太紛紛矣。張伯雨方外畸人。其遊仙詞特爲奇麗。金相蔡松年跋東坡墨蹟所云。醉笑調歌。靈音相答。皆九霞空洞中語。後復有神遊八表者傳誦而來。洗空萬古俗氣數語。髣髴遇之。

仇山村讀陳去非集云。莫道墨梅曾遇主。黃花一絕更堪悲。其首句云。簡齋吟册是吾師。句法能參杜拾遺。山村之言曰。近世集唐詩者。以不用事爲第一格。少陵無一字無來處。衆人固不識也。若不用事云者。正以文不讀書之過耳。蓋其志杜如此。其詩則與觀詩集。止七言近體三十八首。因卷首有王修撰希範大書與觀二字。遂以名之。後有石昌民瞻跋。稱其手書。筆筆無倦意。他日貴游子弟。捐一石刻之。使吾輩皆得墨本。以刮目散懷。亦一奇事。此本卽漁洋所謂格調靡靡遠在趙子昂下者也。閻氏園池春日田園雜興遊石室洞三首。漁洋稱其差可觀。亦皆淺淺耳。又漁洋所稱輓陸右丞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二句。實警策語也。

仇、白、宋末齊名。皆有小致耳。論者乃等諸元初之歐、虞、過矣。

龔子敬璛詠史有文若縱存猶九錫孔明雖死亦三分之句爲時傳誦其詠岳王孫縣尉復栖霞墓田七律甚有風格

楊文憲奐錄汴梁宮人語十九首卽宮詞之遺意而裁作五言爲小變矣文憲又嘗作汴故宮記

七言歌行以極長之句雜以騷體中插三言四言皆所不難獨中間插入七言整句一聯則頗難合拍雖以歐公廬山高尙未免以氣勝壓人也求於此等處拍出正調之七言而從容中節毫無強拗蓋洵所罕見所以漁洋極不勸人爲此

陳剛中孚安南卽事五律長篇可當安南志略

鄧善之際元之盛一時如范德機高彥敬趙子昂鮮于伯機輩皆相與往來其詩亦名重一時而今觀之殊多膚率

善之集中題畫詩極多想一時所接皆勝流鑒藏家也而其詩皆不足觀

高房山小詩有勝於雲林處

盧彥威亘讀王維夷門歌雖意在懷古而語頗直率序云用其意作歌續其後不知所謂用其意者用其何意也

任松鄉士林題翰墨十八輩封爵圖用事頗巧

于紫巖以李長吉金銅仙人辭漢歌未能達意。因作後歌以廣之。此所謂畫蛇添足。山園花柳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此紫巖所足西湖句也。雖平正而尙雅。然西湖詩。以樓臺對花柳。不嫌稍熟乎。

傅汝礪詩有格調。其用小謝體。詩神貌俱似。劒門圖一首。直用杜韻。卻無出路。

虞公極賞傅若金古松圖歌。由是名動京師。然末句仍回到首句之意。未免味薄。雖多一韻。以唱嘆出之。然此句似不必疊韻也。

渾沌石行。賦武侯八陣磧中小石也。其詩仿少陵古柏行。此固不爲化境。然與李景文一輩不同。至於題劉伯希古木雙劒圖歌之類。則眞得杜意。宜乎漁洋謂其歌行。得子美一鱗片甲也。

送鄧朝陽歸赴分甯州杉市巡檢詩。末句云。我有家君欲寄將。此上三下四句法。自韓公以後。人罕爲之。然與礪筆雖清勁。而與韓派法自殊。似未叶合。

傅與礪歌行之學杜。自後山簡齋、不及也。然尙恨未能出脫變化。此亦邊幅之隘。難以相強者也。

宋誠夫本大都人。至治元年廷試第一人。其殿試詩云。扶搖九萬風斯下。禮樂三千日未斜。此眞狀元語也。

誠夫大都雜詩亦學樊川。可與薩鴈門鴈行。

歐陽元功謂宋顯夫詩務去陳言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時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之間而燕人淩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齊魯老生不能及也此可參證吾北平人詩脈

宋顯夫褧才力在誠夫之下

王繼學題蘭亭定武本五古以周成顧命垂戈爲比其意竟以定武爲昭陵玉匣之本上石者矣詩不佳

繼學行路難二首調諧詞達

繼學竹枝本灤陽所作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鐵崖西湖竹枝詞序云爾

元時如傅與礪之似杜李溉之之似李皆有格調而無變化未免出於有意耳

鐵崖謂善作琴操然後能作古樂府和余操者李季和爲最其次夏大志也今觀李季和和鐵雅箕山操誠爲近古金仁山作有廣字自不同

五峯五古喜言仙家事

五峯鐵篴歌具區下浸三萬六千頃之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瑤岑下一句調不合須添一字

李季和詩非一調大約本之詩騷亦有似佛偈者道籙者時出叶韻以爲近古頗似英雄欺人

元人專於風調擅場而句每相犯如銀河倒挂青芙蓉等類之句殆幾於人人集中有之其所謂枕藉膏腴者不出太白則出長吉此唱彼和搖撣拊鐸至於千篇一律曾神氣之不辨逕路之不分其亦可厭也

已。

黃子久嘗終日在荒山亂石叢木深篠中坐。意態忽忽。每往泖中通海處。看激流轟浪。雖風雨驟至水怪悲咤不顧也。作詩亦須如此用功。乃有得耳。

黃淸老送海東之雜言古詩。竟是邪魔外道。

劉詵桂隱集。用韻亦多隨手牽就。蓋元人不甚精研韻學也。

丁仲容復題畫馬一篇。周旋韓幹畫肉。從服轅病瘦說來。雖是寄託。而無意味。

侍郎伯顏子中七哀詩七首。臨終之先一夕作。仿少陵七歌調。而沈痛鬱結。令人不忍卒讀。

元時諸畫家詩。如雲林、大癡、仲珪集中。多屬題畫之作。雲林最有淸韻。而尙不能剔去金粉。至王元章則純是十指淸氣霏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亦復不能中律。

竹垞先生本自元人打入。其夢游天台歌起句。吾聞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石梁遠挂藤蘿上。元郭義仲天台行云。吾聞天台山。一萬八千丈。固在前矣。太白先有天台四萬八千丈之句。但非起句耳。（李璧王荊公詩注謂太白四萬字誤）又貢南湖送人歸天台云。天台山高四萬八千丈。大約自元遺山而降。才氣化爲風調。逮乎楊廉夫、顧仲瑛之屬。一唱百和。殘膏賸馥。一撇一拂。幾於人人集中有之。卽後來西泠雲閒諸派。風調所沿。其源何嘗不出自唐賢。詎可以相承相似而廢之耶。但撐架視乎筆力。而變化能事。存乎其人。則不能以相

强也。

郭羲仲欸乃歌詞。頗有風調。其序亦援杜之夔州歌劉夢得之竹枝。蓋竹枝、欸乃。音節相同也。

鐵雅曰。人呼老郭爲五十六。以其長於七言八句也。然其擬杜秋與八首。肌理頗篤。蓋感事述懷。作此八詩。自無不可。而不當以擬杜秋與爲名耳。○看其第一首起句。猶以沿老鐵所論杜詩情性之說。未爲知杜者也。

元末詩人。於七古聲調雜遝中。忽用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矣。又云甚矣吾衰也久矣云云。太近隨手漫與。且經語尤不宜妄爾闌入。

徐舫白鴈詩。亦在袁海叟時。大本之閒。末句有寄託。而五六爲佳。

戴叔能題何監丞畫山水歌一篇。凡九句。似杜亦太無變化矣。

秋與五首。亦郭羲仲秋與八首之類。而才力更不逮矣。其第四首中聯腰字四句一樣。亦是一病。

昔竹垞嘗譏楊廉夫。誤以漫與爲漫興。若杜之詠懷古迹五首。則是合五首皆是詠古蹟懷古蹟。而撮四字爲題也。戴叔能越遊稿中。乃有咏懷古迹之題。則未然。

舒道原適耕堂詩。評者謂極似昌黎。殆是以目皮相。

劉仲修與劉子高宋景濂、爲友。其詩如余仲楊山水古木幽篁圖之類。妙逼古人。非元人侈爲富麗者可

到也。竹垞編之明初。與青田、青邱、諸公相映發。庶其合諸。

七古仄韻。一韻到底。苦難撐架得住。每於出句煞尾一字。以上去入三聲配轉。與平聲相間用之。到撐不住時。必以仄字硬撐也。

白雲子房希白讀杜詩。頗涉直致一流。宜其詩似邵堯夫也。

曹兌齋讀唐詩鼓吹云。不經詩老遺山手。誰解披沙揀得金。兌齋從遺山遊。而其言如此。則鼓吹之選。信是遺山用意處耶。

元初中州文獻。推詩專家。必以劉靜修與盧疎齋摯爲首。虞文靖爲李仲淵源道作詩序。亦言五言之道。近世幾絕。數十年來。人稱涿郡盧公。故仲淵自序。亦屬意盧公也。然疎齋五古。雖近質雅。而不能深造古人。

李雪菴溥。嘗題息齋李衍墨竹云。息齋畫竹。雖云規模與可。蓋其胸中自有悟處。故能振迅天眞。落筆臻妙。簡齋賦墨梅有云。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皐。余於此公墨竹亦云。右一段不獨論畫。可以參作詩之法也。

南山先生汪珍湖陰曲。是效穎濱作法。而襲其面貌也。一虎六龍詰殊拙。

元人多尚風調。宮詞一體。推鴈門爲最。若柯敬仲之作。亦爾時雅正者矣。

宮詞多紀元時故事。蓋皆其親承典禮恩澤。不比王仲初閑說內邊事。所以當時推爲得畫也。

宮詞內。如世祖建大內。命移沙漠涉草於丹墀。示子孫毋忘草地。及陳祖宗大札撒以爲訓諸條。皆關史事。可誦可傳。至其後十首內。亦有說宮女事。蓋亦沿宮詞之體偶及之耳。至其和人宮詞。又當別論。

柯敬仲幹馬圖一首。寫肥入妙。較東坡更深進一層。故非工畫者。不能得意至此也。

柯敬仲詩本不深。而綿邈處時有醞釀。殆從畫家清境託來。非可以書生章句求也。較之王元章則有極淺處。較之倪元鎭則有極深處。想爾時入侍奎章。與虞伯生接近。筆札自當別有所得耳。元時書畫家之詩。以此人爲第一。

顧俠君所舉陳雷佳句。如煙邨白屋留孤樹。埜水危橋踢臥槎上句。乃一半用杜。與下句相對。是何句法。徒形其支吾耳。顧豈未之知耶。

潘子素詩。以才調勝。喜爲今樂府。而絕句多佳。如題宋高宗二劉妃圖尤妙。

鄭杲齋東題徽廟馬麟梅一首。題江貫道平遠圖諸絕句。皆佳。元人自柯敬仲、王元章、倪元鎭、黃子久、吳仲珪。每用小詩自題其畫。極多佳製。此外諸家題畫絕句之佳者。指不勝屈。蓋元人題畫長篇雖多。未免限於李長吉之詞句。罕能變轉。而絕句境地差小。則清思妙語。層見疊出。易於發露本領。如就元人題畫小詩選其尤者。彙鈔一編。以繼唐人之後。發揚風人六義之旨。庶有冀乎。

鄭曲全采、杲齋弟也。其子思先合寫爲聯璧集。曲全題復古秋山對月圖七絕一首。二十八字內。乃用焱字二、鬬字二、皭字二、森字二、犇字二、驫字二、厵字二。亦太好奇。

周履道與高季迪、徐幼文、結社。其詩清迥有逸氣。非一時徒事長吉調者可比。

許北郭恕。俊拔激昂。處較之王原吉。才力差遜。

雲邱道人張簡。玉山以陶韋稱之。鐵崖以韋柳稱之。鐵崖最賞其鬻石篇。以爲飄飄有凌雲之氣。然雲邱之詩。在七客寮白雲海閒。不過才氣稍縮減耳。非遂能爲陶韋柳也。

元季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自號醉樵。求諸作。已設宴酬款。以詩工拙是坐。仲簡之歌最協意。居首席。酬黃金十兩。次高青邱。白金三斤。次張羽。來儀止一鎰。蓋詩有諷略不滿快也。張羽靜居集述其事云爾。然雲邱此歌。不過就醉樵詞頭打合主人耳。是應酬習氣。無甚可取。

陸河南仁。騷體詩句調。不盡叶於音節。

陸河南夫子去魯圖一篇。可謂用意烹鍊。末句周旋天下。尤其用意鍊筆處也。然津則有舟四句。尚是幫襯。幫襯固不礙。而人之才力厚薄見焉。如昌黎龜山猗蘭諸操。是何等魄力。

玉山諸客。一時多爲鐵崖和花游之曲。然獨玉山一篇爲佳。蓋諸公和作。與鐵崖原唱。縱極妍麗。皆不免傖俗氣耳。

漁洋詩杜摘記

曩輯漁洋杜詩話一卷。不盡評騭語也。而外間所傳漁洋評本。又多雜以僞作。今就海鹽張氏刻本摘記。

贈李白　此詩語意原不甚楚楚。

方綱竊按。此評固謬。不待辨說矣。然愚所見評杜本。則此條是王西樵之筆。張刻誤爲漁洋也。漁洋幼學詩於西樵。或有傳錄踵訛者。尙不止此。今姑就張刻記出。其西樵評本。直抹杜詩處極多。不能悉舉正矣。學者勿惑焉。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此首頗近選。

按此評亦非漁洋之筆。

同李太守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以上二首。並暫如臨邑詩。與公他詩不類。當是有意仿北海耳。

按此亦西樵評。

冬日有懷李白　更尋嘉樹傳二語。畢竟難通。

按此亦西樵評也。愚所見漁洋評本。則獨圈此聯。信知僞本之不足信矣。○以此二句爲難通。是乃眞未通人之語。豈有漁洋作此評者乎。自此以下。皆依愚所舊鈔。次序不依張刻。

送孔巢父歸江東　結句有深意。

按此西樵評。

飲中八仙歌　無首無尾章法突兀然非杜之至者。

按此亦西樵評也。又有無意味于鱗誤選云云。又抹左相句。皆謬之甚者。而張氏刻本錄之。貽誤匪細。

高都護驄馬行　此子美少壯時作。無一句不精悍。

按此條是漁洋評。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西樵云。此作不爲完美之篇。五句方知二字。與曠士二句不相叶。末八句四截不相續。中間一段。則誠奇語耳。　秦山五字。是憑高奇句。

按此評愚所見本。是西樵筆也。上無西樵云三字。今以張刻屬漁洋評。而有西樵云三字。卽此一條推之。則外間所傳西樵評本。託名漁洋。不爲無因耳。蓋漁洋早年學詩於其兄。有手錄西樵語。後遂誤傳爲漁洋評耶。第張刻此卷自識。謂未覩其全。則又非外間所傳以西樵評溷入之本矣。足見藝林多傳新城王氏評本。眞贋雜淆久矣。愚此卷附記之。裨益良非淺也。○愚所見漁洋評本。此篇評云。與高適薛據三篇。氣魄眞勁敵。此評勝此遠矣。其僞妄何待辨。○此詩但以高薛相擬。尙未爲極至也。已勝西樵之評遠矣。西樵語本不必與辨。然海鹽張氏。旣刻入帶經詩話卷中。誠恐有誤信者。豈可嘿而息乎。

其謂此篇非完美之作。而但賞中段之奇。若果通篇非完美。而結處八句。又四截不相屬。則豈可專賞其中間奇句。此非以目皮相者乎。第五句方知二字提起。正與仰穿始出一氣銜接。其上句自非二字先用反說。亦正與此第五句以下相應也。乃謂之不相叶可乎。末八句筆筆正鋒。何以謂之不相續。豈欲於八句內用虛活字連系。方謂之相續乎。此是三家村習八股者語耳。

醉時歌。相如二句可刪。結似律。不甚健。

按此卻是漁洋評。而實謬誤。相如子雲一聯。在高歌一聯下。以伸其氣。乃覺高歌二句倍有力也。此猶之謝元暉新亭渚別范雲詩廣平茂陵一聯。必借用古事以見兩人心事之實迹也。漁洋乃於元暉詩。亦欲刪去廣平一聯。以爲超逸。正與評杜詩此二句之應刪其謬同也。愚嘗謂空同、滄溟、以格調論詩。而漁洋變其說曰神韻。神韻者。格調之別名耳。漁洋意中。蓋純以脫化超逸爲主。而不知古作者各有實際。豈容一概相量乎。至此篇末生前相遇且銜盃一句。必如此乃健。而何以反云似律不健耶。且此句並不似律。試合上一句讀之。若上句第二字仄起。而此收句生前前字平聲。則似乎與律相近也。今上句不須。須字亦是平聲。而此收句第二字又用平聲。則正與律不相似矣。何以云似律乎。況卽使上句第二字用仄起。此收句第二字用平。亦必古詩內有音節逼到不得。不然而後以似律之句結之。亦必不可云結似律也。況又上下句第二字皆平耶。先生獨不讀杜公人日寄高常侍之七言古詩乎。鼓

悉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此結段一連六句。平仄粘連。竟與律詩無別。而更覺其古也。漁洋先生乃必篇篇結句。皆以下三字純用平聲爲正調乎。○此篇結六句。先生早賦歸去來一句。既以第六字用仄矣。儒術於我何有哉句。又於第六字用仄。所以此下相間以二句之下三字皆平也。此二句下三字皆平。所以不能卽結住者。一連二句之平仄平。與一連二句之平平平。正相齊押住。則其勢必不可卽作結句矣。而此下結句。若又用三平之調。則又是直縱不收之音節矣。所以必用二四六相諧之調。作一句結。乃可以結住也。此乃音節正變相乘一定之理。而漁洋轉以爲似律。此誠何說哉。

麗人行。意在言外。三百篇之致也。

按此評不謬。然是西樵評。

渼陂行。末本漢武秋風辭。妙在絕不相似。古人之善學如此。

按此是漁洋評。

渼陂西南臺。錯磨終南翠。二句。刻畫。

按此是漁洋評。

示從孫濟。所來爲宗族二句。笑柄。

按此是漁洋評。其意以超逸語爲古雅。故見此等句若近質率者輒笑之。其實論詩不應如此。

沙苑行　結未喻。

按此亦漁洋評。不知其意欲如何收束。此結句正不當深求也。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偶爾妙諧。便成故實。

按此漁洋評。

天育驃騎歌　畫出神駿。　結處云。無限感慨。一句盡之。

按此西樵評。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賞其生造。　結處云。忽然生色。

按此西樵評。亦皆不知詩者之語。

哀王孫。　此等自是老杜獨絕。他人一字不能道矣。

按此西樵評。

哀江頭。　亂離事只敍得兩句。清渭以下。以唱歎出之。筆力高不可攀。樂天長恨歌。便覺相去萬里。　卽兩句亦是唱歎。不是實敍。

按此西樵評。所說皆合。但不必以長恨歌相較量耳。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其一開懷無愧辭。語似陶。其三玉繩迴斷絕。言殿宇之高。玉繩亦爲虧蔽而斷絕也。

按此皆西樵評。然予見漁洋評本。其一撞鐘齋及茲評云。拙句。此則亦猶西樵評。其二文義難通云云也。其三夜深殿突兀二句。評云。三四果是名句。然則漁洋之讀杜。如此等亦皆未造其至者。

喜晴。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皆是人胸臆語。公先探而出之耳。

按此西樵評。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杜史晨征憩。趁韻後漢更列帝。唐雖遭亂。然非滅而更興。不得以後漢爲比。

按此二條。漁洋西樵評本皆無。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結弱。

按此西樵評。

晦日尋崔戢、李封。上古葛天民四句。得此一段生色。

按此西樵評。

徒步歸行。平正通達。尚嫌淺易。

按此西樵評眞八股先生語。

玉華宮　後亦弩末。竟刪四句更警。

按西樵評其謬至此。

前出塞　九首是一首。

按西樵評此亦時文先生語。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　計疎疑翰墨一聯。西樵嗟賞此二語。每三復之。

按此在予所見本。是西樵評。而張刻有西樵云云。是則漁洋評本。實有述西樵語者。無怪二本之偶有同異也。蓋漁洋每喜舉兄說耳。苟非大乖謬者。並存何害。

鄭駙馬宅宴洞中　此詩過苦。無甚趣味。秦樓句謔語也。

按此西樵謬評。

李監宅　意頗諷之。三四句俗。

按此亦西樵評。

假山　無味。

按漁洋評云可刪。

暫如臨邑至皓山湖亭懷李員外　語亦不佳。

按此西樵評。

己上八茅齋　岱宗夫如何夫字及此詩可以字皆是少陵句法。

按此是西樵謬評然亦卽錄漁洋評者誤入之正恐新城詩學於岱宗句竟未之解耳岱宗夫如何五字是杜公出神之筆如何二字虛夫字實從來皆誤解也此一夫字實指岱宗言之卽下七句全在此一夫字內蓋少陵縱目遍齊魯二大邦而其青未了所以不得不仰歎之此夫字猶言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字神理乃將造化神秀盪胸層雲諸句皆攝入此一夫字內神光直叩眞宰矣豈得以虛活字妄擬之乎

房兵曹胡馬落筆有一瞬千里之勢　批峻守今人以爲怪矣

按此亦西樵語夫誰以爲怪哉蓋先生自以爲怪乎

畫鷹　西樵云命意精警句句不脫畫字

按此西樵語而張刻有西樵云三字則是漁洋述之也爾日未嘗聞新城王氏專以制舉義得名也何以八股氣味深入至此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　利涉句太遠無涉

按此亦西樵語

過宋員外舊莊。五六句感慨跌宕。無所不包。

按此亦西樵語。

夜宴左氏莊。起甚有風趣。結遠。

按此西樵語。

送裴二虯尉永嘉。平。

按此評未見。

遊何將軍山林十首。紅綻雨肥梅。俗句。

按此則是漁洋評也。漁洋以超逸立格。故應戒人看白香山詩也。

得家書。此等事作一排律。自不能盡意。

按此西樵謬說。

行次昭陵。玉衣一聯。言神靈如在也。

按此西樵評。

端午日賜衣。何大復極贊此。吾所不知。

按此評未見。

送李校書。老鴈句比也。

此亦西樵。

洗兵行。此杜集七古中極整麗可法者。

亦西樵。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又一體。

亦西樵。

貽阮隱居。結說盡。

亦西樵。

遣興五首。達。

亦西樵。

鳳凰臺。似孟郊。

亦西樵。

劒門。高視見霸王句。抹王字。王平聲。

按此亦西樵謬語。試問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王字亦是平聲乎。

戲爲雙松圖歌。起處便老放。葉裏松子句。看此老筆底畫意。亦皆西樵。

光祿坂行。暝色句。不如暝色帶遠客。亦西樵。

陳拾遺故宅。聖賢日月太過。此亦西樵誤也。所貴者聖賢。聖賢二字正用陳拾遺詩也。陳伯玉懷古詩。賢聖幾凋枯。此類慨慕古聖賢語。拾遺每多有之。若以聖賢指陳拾遺。則誤也。至於日月二字承上句揚馬言之。亦豈可泥耶。謁文公上方。庭前猛虎。謂石也。亦西樵。

山寺。老杜頻用樹羽字。皆未妥。亦西樵。

桃竹杖引。酷似太白。亦西樵誤也。蓋以閒用長句。遂妄謂似太白。不特不識杜。亦不識李矣。

冬狩行。有鳥名鸛鴿三句。比也。

亦西樵謬語。不知何比。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起處全是樂府意。

亦西樵。

八哀詩。八哀詩。本非集中高作。世多稱之。不敢議者。皆揣骨聽聲者耳。其中累句。須痛刊之方善。石林葉氏之言。其識勝崔德符多矣。余居易錄中詳之。

按此則漁洋評也。今以漁洋諸條。詳列於此。

漁洋詩話云。杜八哀詩。最冗雜不成章。亦多唫嘆語。而古今稱之。不可解也。

居易錄一條云。杜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小翦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鶠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麾。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眄睞皆已虛。跋涉曾不泥。衆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脫。蘇源明云。祕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清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鄴。張九齡云。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羣瞽語白黑也。

又一條云。予嘗議子美八哀詩。後村詩話先已言之。曰如鄭虔之類。每篇多蕪詞累句。或爲韻拘。殊欠

條罔。不如飲中八仙之警策。蓋八仙歌每人止三兩句。八哀詩或累押二三十韻。以此知繁不如簡。大手筆亦然。又云八哀詩崔德符以爲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葉石林謂長篇最難。魏晉已前。不過十韻。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倒爲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北海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善。石林之論累句之病。爲長篇者不可不知。右皆確論。與予意脗合。

并錄予舊抄漁洋評本於後。

八哀詩。自是鉅篇。顧多鈍拙不可曉。何也。

贈司空王公思禮。物不隔三字抹。九曲四句密圈。自有適三字抹。爽氣句密圈。

故司徒李公光弼。零落句密圈。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不知萬乘出四句密圈。終相并三字抹。多冗長之句。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虬鬚二句密圈。愛其謹潔極句抹。上又回句抹。不爲新三字抹。

聖聰句抹。匪惟帝二句抹。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起二句密圈。森然句密圈。多藏穢三字抹。竟掩句卻未抹。張刻此句全抹。評云不倫。以予所見此是西樵評。此所云不倫者。又與漁洋所摘累句之說不同。危脆二字抹。

故祕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祕書茂松色句抹。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氣清爽三字抹。太枉二字抹。寡鶴句抹。百年二句密圈。

故右僕射相國曲江張公九齡。詩罷地有餘二句密圈。用才句抹。翠螭二字抹。未闕句抹。

按漁洋以此八詩爲鉅篇。原自與前人贊賞略同。其所摘累句。則漁洋於詩以妙悟超逸爲至。與杜之陰陽雲帥利鈍並用者。本不可同語也。愚於八哀詩。附記卷中。偶亦及此。今舉其一條云。汝陽王璡篇中。專敍射鴈一事。史遷法也。上又迴翠麟。乃插入之筆。若無此句。則扣馬諫獵諸句。皆無根矣。此種健筆。豈得以漁洋之評議之。其餘漁洋所摘累句。又或以爲睥睨難曉。若然。則三百篇變雅中。亦頗多似後人不可曉之句矣。善論詩者。豈可如此。且如金銀二字。以今日俗眼視之。似是俗字乎。然而不貪夜識金銀氣。又何嘗非金銀二字連用。亦將以爲累句乎。如以漁洋所抹累句。若紅綻雨肥梅。與上句綠垂風折笋等耳。綠不聞其俗。而紅獨俗乎。笋不聞其俗。而梅獨俗乎。垂不聞其俗。而綻獨俗乎。折不聞其俗。而肥獨俗乎。蓋漁洋爲詩。多擇樂府中清雋之字。不則年號地名亦選其清雋悅目之字。如是則詩人止當用清揚婉孌之字。而不當用籧篨戚施之字矣。說詩正不當如此也。

約而言之。葉石林所謂以意逆志上溯魏晉者。此原是漁洋論五言詩之大旨。其所鈔三昧十選。皆此職志也。然漁洋於六朝。則鈔及庾子山廿韻之作。而於唐則轉不取十韻外者何也。故其於初唐。亦止

取短章以爲近古而長篇則以爲近靡又何論元白諸篇矣若杜公五言古詩長篇如北征諸作正復何減雅頌而可以長短較量乎所以就學杜言之人皆知其高古雄渾而其用鈍筆處不如其用利筆之適於諷誦也卽如苗滿空山一聯更無人理會矣觀古人墨蹟遇禿毫處則嗤爲敗筆者人皆如是耳然而杜詩初不以鈍筆見長卽漁洋之每摘杜公累句固於學杜之理非其至論而亦於評杜之妙初不相妨也杜詩固不因漁洋之摘累句而稍有損卽漁洋之論詩亦豈以其摘杜累句而有損乎況愚所見漁洋評杜之眞本其所圈識尤關精微之詣愚方欲摘取漁洋圈識之句以醒學者之目又恐其近似時文八股之習是以聊因張氏此刻內八哀詩評而略具其概於此愚豈敢以漁洋心眼印定讀杜之指歸哉

又張刻此內事絕萬手搴句正始句不要懸黃金二句皆全抹評云多不可解此則漁洋本所未抹蓋西樵亦多摘其累句又不盡出漁洋也又百年見存沒二句評云十字悲甚亦非漁洋語此皆無足詳辨者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卓氏近新寡以下西樵云忽入此一段不倫不理無端之甚　空中右白虎二句抹　如囈語　襄王薄行跡以下　此段又不倫

按此有西樵云三字則亦漁洋述其兄語也讀杜詩何苦於此等處尋鬧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君不見句。朴。

亦西樵。

上水遣懷。窮迫二句。眞。回斡以下。回斡五字已足。不必下四句。鄭繼之謂此等爲杜公滯處良是。

按此亦西樵評也。回斡明受授一句。必得伸長以下四句。其氣乃足。何爲轉欲省下四句乎。

早行。前王二句。亦是警語。碧藻非不茂。此句語勢不亮。下句覺接不倫。

此亦西樵語。直不知詩理者。此詩圓至深厚。乃是以中鋒之筆出之。爲此評者。自不解耳。

歲晏行。歲云暮矣多北風四句。喜其氣老。只在參錯中。

亦西樵。

題鄭縣亭子。巢邊句。比也。

亦西樵。

望岳。無一句與前人登華同。

亦西樵。

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此等皆杜之可存者。不得以其平而忽之。憐存語更悽。

亦西樵也。誰言平而忽之哉。時文習氣。至於如此。

憶弟。兵在見何由。朴。

亦西樵。

秦州雜詩二十首。其十七。簷雨亂淋幔下三字。不成句。

亦西樵謬語。

蒹葭。句句太切。

亦西樵。可笑。

有客。作聲價。卻有致。

亦西樵。

野老。片雲句。比也。

亦西樵。

少年行。直書所見。不求語工。但覺格老。

亦西樵。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此詩自敍處太多。覺氣格亦散緩。

亦西樵謬說。

船下夔州郭宿雨溼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末句汝俱指鷗非也。余謂指王判官。

亦西樵。此末句汝字豈有指鷗之理。何須辨說。

謁先主廟。　包舉得大。

亦西樵。

偶題。　此篇前半氣勢甚雄。惜後半多滯語。

此評予所未見。不知是西樵抑是漁洋。要是不知詩者語耳。不特所云後半多滯。是謬語也。即所云起處甚雄。亦是謬贊。偶題一篇。讀者或目爲前後二截。固謬矣。即以起二句似是統挈全篇。而實非文家空冒之起句也。愚嘗與即墨張肖蘇論之。又與欽州馮魚山論之。詳具於杜詩附記卷內。

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　未免鋪敍。難比整贍。霧雨句自己。　馨香句鄭李。

此評亦未見。不知是西樵。是漁洋。其以霧雨句爲杜自謂。亦未然。

洞房。　洞房宿昔諸篇。俯仰盛衰。自是子美絕作。

此漁洋評。

酬韋韶州見寄。　起老。

亦西樵。

千秋節有感。　此等則李滄溟之濫觴也。

亦西樵。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舟重句。　遂爲詠雪粉本。

亦西樵。

對雪。　囊罄不宜有銀壺。

此評卻是西樵。然漁洋亦抹銀壺二字。

方綱自束髮誦詩。所見杜詩古今注本已三十餘種。手錄前人諸家之評。及自附評語。丹黃塗乙。亦三十三遍矣。大約注家於事實或有資以備考。於詩理則概未之有聞。評家本不易言。在杜公地分。既非後來學者所能仰窺其謬誤。擅筆者固不必言矣。即或出於詩家。偶有所見。而就其稍近者。亦有二端。一則或出於初誦讀時。偶有未定之論。一則或爲學徒指點。有所爲而借發。此皆不足以言評杜也。即以近日王漁洋標舉神韻。於古作家。實有會心。然詩至於杜。則微之系說。尙不滿於遺山。後人更何從而措語乎。況漁洋於三唐。雖通徹妙悟。而其精詣。實專在右丞龍標閒。若於杜則尙未敢以瓣香妄擬也。惟是詩理古今無二。既知詩豈有不知杜者。是以漁洋評杜之本。於詩理確亦得所津逮。非他家輕

易下筆者比矣。愚幼而遊吾里黃崑圃之門。得遍識漁洋手定之說。既而於朋輩借閱所稱漁洋評本者。大約非西樵之評本。則漁洋早年述西樵之評本。其後於同里趙香祖齋。得漁洋評本。嘗以漁洋平日論杜語。逐條細較。實是其親筆無疑。昔在山東學使廨。刻拙作小石帆亭著錄六卷。已載此本於王氏遺書目矣。海鹽張氏刻有帶經堂詩話一編。於漁洋論次古今詩。具得其概。學者頗皆問詩學於此書。而其末附有評杜一卷。細審之。則眞贋混淆。有不得不辨析者。故因張刻此卷。爲略記如右。若夫讀杜之法。愚自有附記二十卷。非可以評語盡之也。

石洲詩話卷第七

元遺山論詩三十首。丁丑歲三鄉作。

金宣宗興定元年丁丑。先生年二十八歲。自貞祐三年乙亥。蒙古兵入金燕都。四年丙子。先生自秀容避亂河南。至是歲寓居三鄉。在其登進士第之前四年。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正體云者。其發源長矣。由漢魏以上推其源。實從三百篇得之。蓋自杜陵云。別裁僞體。法自儒家。此後更無有能疏鑿河源者耳。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幷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論詩從建安才子說起。此眞詩中疏鑿手矣。李太白亦云。蓬萊文章建安骨。韓文公亦云。建安能者七。此於曹劉後特舉一劉越石。亦詩家一大關捩。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此首特舉晉人風格。高出齊梁也。非專以斥薄溫李也。後章精純全失義山。眞豈此之謂乎。義山在晚唐時。與飛卿柯古並稱三十六體。原自以綺麗名家。是又不能盡以義山得杜之精微。而概例之也。卽

放翁論詩亦有温李眞自鄶之句蓋論晚唐格調自不得不如此遺山之論前後非有異義耳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眞淳南窓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此章論陶詩也而注先以柳繼謝者後章謝客風容一詩具其義矣蓋陶謝體格並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閑適者歸之陶以蘊釀神秀者歸之謝此所以爲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東坡謂柳在韋上意亦如此未可以後來王漁洋謂韋在柳上輒能翻此案也遺山於論杜不服元微之而於繼謝者獨推柳州四十年前愚在粵東藥洲亭上與諸門人論詩嘗有韋柳詩話一卷意亦竊取於此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遺山錄金源一代之詩題曰中州集中州云者蓋斥南宋爲偏安矣（虞道園嘗欲撰南宋集而未果成然而推此義也適以在遺山籠罩中耳）中州二字卻於慷慨歌謠一首拈出所謂文之心也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此於論唐接六代之風會最有關係可與東坡五代文章付刼灰一首並讀之於初唐獨推陳射洪識力直接杜韓矣然而遺山詩集初不斤斤效阮陳作詠懷感寓之篇也豈其若李何輩冒稱復古者得以藉口邪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澜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此首義與下一首論杜合觀之。

排比鋪張特一途潘雕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珓珠。事見元稹子美墓志。

此首與上章一義。排比鋪張。卽所云布穀瀾翻也。然正須合前後章。推柳繼謝之義。同善會之。然後知遺山之論杜。並非吐棄一切之謂耳。王漁洋嘗謂杜公與孟浩然不同調。而能知孟詩。此方是上下源流表裏一貫之旨也。其實元微之所云。鋪陳終始。排比聲律。與所謂渾涵汪茫千彙萬狀者。事同一揆。而漁洋顧欲刪去相如子雲一聯。與其論謝詩。欲刪廣平茂陵一聯者正同。然則遺山雖若與元微之異說。而其識力則超出漁洋遠矣。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拈此二句。非第趁其韻也。正以先提唱杜鵑句於上。卻押華年於下。乃是此篇迴復幽咽之旨也。遺山當日必有神會。惜未見其所述耳。漁洋以釋道安當之。豈其然乎。遺山於初唐舉射洪。於晚唐舉玉溪。識力高絕。知世傳唐詩鼓吹。非出遺山也。然而遺山云。精純全失義山眞。拈出精眞分際。有此一語。豈不可抵得一部鄭氏箋耶。餘更於下卷詳之。○宋初楊大年、錢惟演、諸人館閣之作。曰西崑酬唱集。其詩效溫李體。故曰西崑。西崑者。宋初翰苑也。是宋初館閣效溫李體。乃有西崑之目。而晚唐溫李時。初無西崑之目也。遺山沿習此稱之誤。不知始於何時耳。然遺山論詩。既知義山之精眞。而又薄溫李爲

新聲者。蓋義山之精微。自能上追杜法。而其以綺麗爲體者。則斥爲新聲。但以其聲言之。此亦所謂言各有當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頡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著書生待魯連。

此妙於借拈李詩。以論杜詩。可作李杜二家筦鑰。與義山李杜操持一首正相發也。與前章斥元微之意同。其不以鬼怪目玉川。意亦如此。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狀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此皆絃外之旨。亦須善會之。猶夫排比鋪陳一章。非必吐棄一切之謂也。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韓門諸家不斥賈而斥孟。亦與東坡意同。不論及李長吉者。遺山心眼抑自有屬矣。昔杜樊川爲李長吉詩序曰。若使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未知遺山意中分際如何。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

柳詩繼謝之注。至此發之以白繼陶。以柳繼謝與漁洋以韋繼陶不同。蓋漁洋不喜白詩耳。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

遺山寄慨身世。屢致滄海橫流之感。而於論蘇黃發之。竇臬述書賦。論褚河南正是此意。不知者以爲不滿褚書也。

讀至此首之論蘇詩。乃知遺山之力爭上游。非語言筆墨所能盡傳者矣。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眞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此章收足論蘇詩之旨。卽蘇詩始知眞放本精微也。百態新者。卽前章更出奇也。蘇門忠臣云者。非遺山以繼蘇自命也。又非指秦、黃、諸君子也。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韓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此迴字。卽坡公詩昇平格力未全迴之迴字。是遺山力爭上游處也。亦何嘗有人諱學金陵。亦何嘗有人欲廢歐梅。觀此可以得文章風會氣脈矣。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論詩甫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唐之李義山。宋之黃涪翁。皆杜法也。先生撮在此一首中。眞得其精微矣。放翁、道園、皆未嘗有此等議論。卽使不讀遺山詩集。已自可以獨有千古矣。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前首並非不滿西江社也。此首亦並非斥陳後山也。此皆力爭上游之語。讀者勿誤會。

王介甫唐百家詩所錄多非大篇故後人多疑之者遺山詩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齒牙蓋遺山之意謂半山多取近古之作不必多取其大篇歟後二句蓋指後人有議論半山此選者今未詳其事不能確定曾郎爲誰也昔在館下紀曉嵐與陸耳山同几校遺山集予未得檢視其籤處也後一日進書在直廬閒話曉嵐語予曰遺山詩首句一本作王謝風流或謂王字是三之訛然乎予曰自是陶謝不聞作王謝也及到館下未暇覆檢曉嵐所校是某家藏本顧有此異耶曉嵐又謂曾郎當是茶山子亦以無實徵未敢定耳遺山集訖無精校之本明宏治戊午沁州李翰刻儲巏家藏本前有李冶徐世隆二序後有王鶚杜仁傑二跋末有附錄一卷今所行無錫華氏刻本卽此本重刻無後二跋其中訛字極多須訪得宏治沁州原刻本校正之此前更不聞古刻本耳若能校勘重刻以拙撰先生年譜附後又凌仲子亦嘗撰先生年譜其手稿亦在予篋可併採錄也凡三十首附說者十八首

石洲詩話卷第八

王文簡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漁洋詩話：余往在如皋馬上成論詩絕句，從子淨名作注。此詩作於康熙元年壬寅之秋，先生年二十九歲，與遺山之作皆在少壯，然二先生一生識力皆具於此，未可僅以少作目之。

今所行精華錄僅存三十二首，其謂從子某作注者，或即先生自注，猶夫精華錄或云託名門人手也。

巾角彈碁妙五官，搔頭傅粉對邯鄲。風流濁世佳公子，復有才名壓建安。

論詩從建安說起，此二先生所同也，然漁洋則未加品隲也，此即所謂不著一字之旨，先生說詩每如此。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淫哇總廢聲。白紵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挂席名山都未遂，潯陽喜見香爐峯，高情合受維摩詰，浣筆爲圖寫孟公。右丞受襄陽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遂之句，因爲寫吟詩圖。

或謂此詩只敍其事，而無論說何也，予曰：先生分甘餘話一條云，或問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答云，太白詩，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高望明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去，楓葉落紛紛，襄陽詩，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遂，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

不可見。日暮空聞鐘。詩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所謂逸品是也。此前一首借太白懷小謝。說意亦如此。其前五字清晨登隴首一篇。更不消詮釋耳。

杜家箋傳太紛挐。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爲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

此首則出議論矣。論杜而及於注家。論注杜而所斥者虞趙。所主者錢盧乎。虞伯生注之。出於託名。夫人而知之矣。何不云魯訾黃鶴諸家耶。山谷大雅堂記。自是高識。然不能與後人注杜者並論也。盧氏杜詩肯鈔。其書不甚行於世。人罕知者。昔予在粵東。晤青州李南磵。語及此。南磵致書盧氏屬其家以初印本見贈。始知其非定本。此蓋漁洋傅會其鄉人之詞。不可爲據也。杜詩千古詩家。風會所關。豈可隨所見以傅會之。

風懷澄澹推韋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弦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

許彥周詩話。東坡云柳子厚詩。在陶彭澤下。韋蘇州上。先生分甘餘話。東坡此言誤矣。予更其語曰。韋詩在陶彭澤下。柳柳州上。按弇州菰苑卮言曰。韋左司平澹古雅。柳州刻削雖工。去之稍遠。此論與漁洋相似。然而遺山論詩絕句。自注曰。柳子厚唐之謝靈運。陶淵明晉之白樂天。此實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與陶並言。而言其繼謝。不以陶與韋並言。而言其似白者。蓋陶與白皆蕭散閒適之品。謝與柳皆蘊釀神秀之品也。漁洋先生不喜白詩。故獨取韋以繼陶也。獨取韋以繼陶。則竟云陶韋可矣。

奚其必取柳以居陶韋之次乎。且以漁洋之意推之。則有孟浩然祖詠一輩人。皆可以繼陶者。奚必其及柳乎。則必曰但取中唐時人。不得不以柳並言耳。是則因言陶韋而及之。猶若局於東坡之論矣。夫東坡之言陶柳韋也。以詩品定之也。非專以襟抱閒曠定之也。若專以襟抱閒曠定之。則以陶韋並稱足矣。不必系以柳矣。若以詩論。則詩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爲節制。即使以神興空曠爲至。亦必於實際出之也。風人最初爲送別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秉心塞淵。淑愼其身也。雅什至東山曰。零雨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實之以鶴鳴於垤。有敦瓜苦也。況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實。理味益至。後有作者。豈得復空舉弦外之音。以爲高挹羣言者乎。漁洋生於李何一輩冒襲僞體之後。欲以沖淡矯之。此亦勢所不得不然。而究以詩家上下原委核其實際。則斷以遺山之論爲定耳。

廣大居然太傅宜。沙中金屑苦難披。詩名流播鷄林遠。獨愧文章替左司。敢有文章替左司。白公刺蘇州時詩也。

先生不喜白詩。故特借白詩此句。以韋左司超出白詩上也。前章固以韋在柳上。此則以五言古詩類及之。猶爲有說也。若以韋在白上。則儗不於倫也。白詩所云。敢有文章替左司。是因守蘇州而云爾。豈其關涉詩品耶。白公之爲廣大教化主。實其詩合賦比興之全體。合風雅頌之諸體。他家所不能奄有也。若以漁洋論詩之例例之。則所謂廣大教化主者。直是簉細雅俗之不擇。泥沙瓦礫之不揀耳。依此以披沙得金。則何金屑之有哉。竟皆目爲沙焉而已。未知先生意中所謂金屑者。何等金何等屑也。若

以白詩論之。則無論崑田麗水皆金也。卽一切恆河沙皆得化爲金也。若以漁洋之揀金。則宋人刻玉以爲楮葉。必如此而後爲楮葉。則凡花草之得有葉者鮮矣。明朝李何以訖王李皆僞詩也。漁洋先生豈惟於滄溟不免周旋鄉人。抑且於宏治七子沿襲信陽北地之遺。是以神韻者。卽格調之改稱。自必覺白公詩皆粗俗膚淺矣。故以維摩一瓣香屬之錢劉。而以文章替左司之語。原出於白詩。只作引述。宛似不著議論者。轉使人乍看不覺其有意貶斥白詩之痕迹耳。

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獨有彌天釋道安。琴川釋道源字石林。

所謂彌天釋道安者。借世說之釋道安。以指明末琴川釋道源也。道源之注朱長孺雖略採取之。何足當毛鄭功臣之目乎。且錦瑟一篇。遺山論詩絕句已有之。遺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此二句雖拈舉義山原句。而義已明白矣。錦瑟本是五十絃。其絃五十。其柱如之。故曰一絃一柱也。此義山迴復幽咽之旨。在既破作二十五絃之後。而追說未破之初。無端二字。從空頓挫而出。言此瑟若本是二十五絃。則此恨無須追訴耳。無奈其本是五十絃。誰令其未破之先本自完全哉。無端者。若訴若怪此善言幽怨者。正以其未破之時。不應當初完全。致令破作二十五絃而懊惜也。所謂歡聚者。乃正是結此悲怨之根耳。五六句珠以月明而已先含淚。玉以日暖而已自含烟。所以末二句。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不待今已破而後感傷也。其情種全在當初未破時耳。以此迴抱三四句

之曉夢蝴蝶。春心杜鵑。乃得通體神理一片。所以遺山敍此二句。以杜鵑之託說在前。而以華年之怨收在後。大旨了然矣。何庸復覓鄭箋乎。漁洋此詩。先以獺祭之博奧。則似以藻麗爲主。又歸於琴川僧之注。則於虛實皆無所據。故雖同以錦瑟篇作論詩絕句。而其與遺山相較。去之千里矣。

涪翁掉臂自清新。未許傳衣躡後塵。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山谷詩得未嘗有。宋人強以擬杜。反來後世彈射。要皆非文節知己。）

先生鈔七言詩凡例云。山谷雖脫胎於杜。顧其天姿之高筆力之雄。自闢門庭。宋人作西江宗派圖。以配食子美。要亦非山谷意也。按此凡例數語。自是平心之論。其實山谷學杜。得其微意。非貌杜也。即或後人以配食杜陵。亦笑不可。而此詩以爲未許傳衣。則專以清新目黃詩。又與所作七言詩凡例之旨不合矣。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此不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漁洋云。卻笑兒孫媚初祖。強將配食杜陵人。此專以山谷置西江派圖中論之也。山谷是西江派之祖。又何待言。然而因其作西江派之祖。即不許其繼杜。則非也。吾故曰遺山詩初非斥薄西江派也。正以其在論杜一首中。與義山並推其繼杜。則即不作一方之音限之可矣。此不斥薄西江派。愈見山谷之超然上接杜公耳。近日如朱竹垞論詩。頗不愜於山谷。惟漁洋極推山谷。似是山谷知己矣。而此章卻又必拘拘置之西江派。不許其嗣杜。揆之遺山論詩。孰爲知山谷者。明眼人必當辨之。先生他日讀黃詩絕句。又曰。

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此首則竟套襲遺山論詩絕句。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之句調。愚從來不敢效近人謄口於漁洋先生。然讀至此詩。則先生竟隨口讀過。不能知遺山詩之意矣。遺山甯字百鍊不能到也。其上句云。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眞。有一杜子美在其上。又有一李義山在其上。然後此句甯字。只以一半許山谷而已。超出所謂西江派方隅之見矣。只此一箇甯字。其心眼並不乏薄西江派。而其尊重山谷之意。與其置山谷於子美義山之後之意。層層圓到。面面具足。有此一甯字。乃得上二句學杜之難。與學義山之失。眞更加透徹也。若漁洋此作。云瓣香只下涪翁拜。換其論詩二字曰瓣香。則眞不解也。夫遺山諸絕句。皆論詩也。何以此處忽出論詩二字乎。所以漁洋先生以瓣香二字換之。揆其意似以爲瓣香二字近雅。而論詩二字近於通套乎。誰知遺山此句論詩二字。方見意匠。蓋正對其下一句言之。彼但以西江派目山谷者。特以一方之音限之。非通徹上下源流者也。若以論詩之脈而不以方隅之見限之。乃能下涪翁之拜。知是子美門庭中人耳。此其位置古人分際。銖兩不差。眞善於立言者也。若云瓣香。吾不知漁洋之意。果其欲專學山谷詩乎。先生固未嘗專學山谷詩也。然卽使欲專學山谷。則其意以只字特見推崇山谷矣。乃其下接句卻又不然。乃曰。宗派江西第幾人。此又實不可解。夫山谷是西江派圖中之第一人也。所以云兒孫媚祖。祖先生固明知其爲西江派之初祖也。何以此處又佯問曰。是西江派第

幾人不知其意欲顯其高出西江諸人乎抑欲較量其與西江諸人之等級乎實則不過隨手套襲遺山之句調而改換其社裏人爲第幾人是則近今鄉塾秀才套襲墨卷之手段耳正與其活溪碑七言古詩襲用山谷瓊琚詞三字笨滯相同而更加語病矣愚從來竊見近日言詩者薄視漁洋心竊以爲未然今日因附說論詩絕句至此而不能默也

鐵崖樂府氣淋漓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說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

此首意若偏嗜吳立夫者又不解末句宋元詩宋何指也七言凡例亦謂淵穎勝廉夫此在漁洋幼讀吳立夫詩故云爾然吳立夫詩頗帶麤獷之氣先生遽以廁諸遺山道園七古之後似未稱也

李杜光芒萬丈長昌黎石鼓氣堂堂吳萊蘇軾登廊廡緩步空同獨擅場

此首今精華錄所刪然全集有之恐讀者惑之不可不辨也既以韓石鼓歌接李杜光燄顧何以吳立夫繼之且以吳居蘇前可乎且以李空同繼之可乎此則必不可以示後學者矣

藐姑神人何大復致兼南雅更王風論交獨直江西獄不獨文場角兩雄

此以下十四首皆論明朝詩而其間讚美李何者凡數首此一首贊何大復亦太過其云王風亦不可解豈以十五國風中王國之風近於雅耶不思黍離降爲國風正以其不能列於雅耳而中谷大車諸篇豈能超出千旄淇澳諸篇上乎若以詩三百篇比喻明詩則愚竊謂唐宋已來皆眞詩惟至明人始

倘僞體。至李何一輩出。而眞詩亡矣。則或以詩亡喻李何。庶幾其可乎。揆先生之意。卻又未必如此。而妄云王風又以藐姑射之神人推何大復。何異塗抹紛黛以爲仙姿者乎。

正德何如天寶年寇侵三輔血成川。鄭公變雅非關杜。聽直應須辨古賢。

鄭善夫固不可云學杜。然亦不得云變雅也。末七字麤直。似非漁洋先生之詩。

十載鈐山冰雪情。青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

惟此一首。婉約有致。罵嚴嵩有味。又不著迹。此卽所謂羚羊挂角之妙也。但以愚意如嚴嵩者。縱使其能詩。亦不直得措一詞以罵之。若果通加選輯明詩諸家而及之。或可云不以人廢言耳。今於上下古今作論詩絕句。乃有論嚴嵩一首耶。

中州何李並登壇。宏治文流競比肩。詎識蘇門高吏部。嘯臺鸞鳳獨逌然。

此首抑揚之間。歸重在高蘇門。大指不謬。獨不應以中州登壇。推許何李耳。

文章煙月語原卑。一見空同迥自奇。天馬行空脫羈靮。更憐譚萩是吾師。

漁洋有徐、高二家詩鈔。此二首評高、徐皆當矣。此首論徐。而推重空同。亦是實事如此。非前首論高而先推何李者比也。二家究以高在徐上。徐詩不必皆眞。而其古淡究在李何上。第以徐迪功直接古之作者。則實不敢附和。不過較空同爲近正耳。

漁洋有題徐迪功集詩。其首句今刊本云。昭代嬋娟子。昔在館下校其集至此。紀曉嵐云。昭字應是往字之誤。予無以應之。其後予視學山東。得見漁洋此詩手草。首句云。絕代嬋娟子。乃豁然明白。蓋因其紙昏。左系旁僅有一二橫觀者誤以爲日旁。右色下半不明白。誤以爲召字。遂誤刊作昭代。所關匪淺。亟致書曉嵐。俾改正之。附記於此。

迪功談菽錄二千餘言。實則菁英可採者數語而已。迪功少負雋才。及見空同。然後一意師古。惜空同專以模仿爲能事。以其能事貶其良友。故以如此天挺之清奇。以如此能改之毅力。而所造僅僅如此。亦其時爲之耳。顧空同爲之序曰。守而未化。蹊逕存焉。豈空同果能化歟。夫迪功所少者非化也。眞也。眞則積久能化矣。未有不眞而可言詩者。漁洋論詩所少者。亦正在眞字。

迪功五集內。未嘗無造詣處。今讀迪功集。自必以其師古者爲正矣。然如朱竹垞絛其效何遜之作云。簾櫳秋未晚。花霧夕偏佳。暗牖通新燭。虛堂聞落釵。淅淅烏驚樹。明明日墮懷。相思不可見。蘭生故繞階。第四句竹垞作響落釵。然原本是聞字也。聞字實不可易。以音節言。對上句通字。似乎可仄。然此處用仄。則上四句純乎諧調矣。下四句之淅淅奚爲而變仄。蘭生奚爲而變平耶。惟其上四句之諧調。至第四句第三字忽以聞字變平咽住。所以後四句移宮換羽。乃天然節拍耳。卽以詩理論。此通篇敍景至第七句乃露情事。則第四句必作聞字。方與不可見相爲環合也。若作響則是僅取字勢。似乎陡健。

字音似乎鏘脆而不知其於詩理全失之矣。漁洋先生最善講音節。不知曾見竹垞所錄迪功詩之本誤作響否。故又附說於此。

濟南文獻百年稀。白雪樓空宿草菲。未及尚書有邊習。猶傳林雨忽霑衣。

邊仲子詩稿手蹟予嘗見之。前有徐東癡手題數行。漁洋以紅筆題其卷端。其詩皆漁洋紅筆圈點。或偶改一二字。此句野風欲落帽。疎雨忽沾衣。實是疎字。漁洋紅筆壓改林字。蓋以林與野相對也。不知此野字原不必定以林爲對。自以疎爲是。改林則滯矣。漁洋竟有偶失檢處。

凡三十五首。附說者十六首。

跋

石洲詩話八卷。大興翁覃谿先生視學粵東與學侶論詩所條記也。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葉雲素先生忽於都中書肆購得之。持歸求先生作跋。先生因命人鈔存。又增評杜一卷。及附說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兩卷。共成八卷。會先生門人襄平蔣公來督兩粵。因寄至節署屬爲開雕。公命維屏董校勘之役。維屏既以詩辱知於先生。憶丁卯戊辰寓京師。每清曉過蘇齋。先生輒爲論古人詩源流異同。亹亹不倦。一日詢及是編。徧檢弗獲。不意是書失去。遲之又久復還。而維屏於七千里外乃得取而細讀之。且距先生視學時已四十餘年矣。今展卷坐對。不啻追侍杖履於古榕曜石間。文字之緣。抑何紆而愜也。至先生聞見之博。考訂之精。用心之勤。持論之正。是編特全鼎之一臠耳。比年同人築雲泉山館於白雲蒲澗之麓。先生作雲泉詩見寄。適是書剞劂甫竣。而雲泉詩亦已上石。此又一重翰墨緣。因連綴及之。嘉慶二十年四日八日。番禺後學張維屏謹跋。

右石洲詩話八卷。亦覃谿先生撰。按陸廷楓復初齋詩集序稱先生蓋純乎以學爲詩者。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攷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亦篤論也。顧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稱先生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雖嘗仿趙秋谷聲調譜。取唐宋大家古詩。審其音節。刊示學者。然自作亦不能盡合也云云。洪稚存卷葹閣詩自注稱黃仲則悔存軒集。爲翁學士所刪。凡稍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又北江詩話。翁閣學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又先是誤傳閣學卒。余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云云。均有微詞。殆所謂文人相輕者然。如沈文慤選別裁一集。持論極正。則所學可知。而亦爲後人指摘。又豈獨先生乎。先生論詩宗旨。殆如施愚山所稱如作室者。瓠甓木石。一一就平地築起。固迥異華嚴樓閣也。是書蔣襄平相國曾開雕於粵東節署。迄今版已不存。特重梓之。俾世之談藝者取法焉。咸豐辛亥閏中秋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詩話

李調元撰

本館據函海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古人詩話。類多摘句。以備採取。唐宋而降。指不勝屈矣。余非敢然也。但自念生平于詩有酷嗜。而以日以月。總覺前此之非。古人云。醫三折肱爲良醫。不知于此道究何如也。積習未忘。嘗以爲詩法不出乎諸大家。每于同人多諄諄論辨。今擇摘可以爲法者。略舉一二以課兒。與俗殊酸鹹。在所不計也。因所論皆詩。故亦曰詩話云。羅江李調元鶴洲識。

詩話卷上

羅江　李調元　鶴州　撰

三代以前詩卽是樂樂卽是詩若離詩而言樂是猶大風吹竅往而不返不得爲樂也故詩者天地自然之樂也有人焉爲之節奏則相合而成焉

詩有比興不能盡故被之聲歌使抑揚以畢其意自漢以後郊廟房中析而爲二古詩樂府遂分

古人樂府非如今人有曲譜而後塡詞也然亦照定十二律賦爲詞付之樂工叶以音律但樂工知清濁高下而不通文故先分章段爲之鉤勒亦讀樂府入門之一法

樂府者以其詞付樂工其中工尺之抑揚乃樂工事五季變爲詞將所留樂工之虛字盡塡滿較古法更嚴密不能馳騁才華不若古樂府之鬆矣

樂歌必要短長相接長取其聲之婉轉短取其聲之促節律詩則與管絃無涉而天然之樂自存於中唐以五言七言爲句此定式也間有六字成句者與宮商不協不必作也

天然之音止有五字今笛中之五六工尺上配合宮商角徵羽之五音猶琴之五絃加文絃武絃而成七所謂變宮變徵而成七調也故南北正調原止有五唐律之五言是也若七字則爲變調而名變宮變徵矣七言難于五言十倍以其雜變調故也故雖變調必須排蕩而成不可輕易下筆蓋八句不出起承轉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爾

今人易言近體。難言古詩。眞乃不知甘苦者。殊不知古詩可長可短。近體限定字數。若非具大手眼。便如印板。何足言詩。故唐律之聖者。間于八句之中。別有五花八門之妙。自成黃鐘大呂之音。音樂以氣爲主。然氣有放開者。有收合者。放開者。曲中混江龍是也。收合者。曲中桂枝香是也。氣之放開收合。相題而然。

毛詩三百篇。爲萬世詩原。然不出比興賦三字。首章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試問後之詩人。有能出其範圍乎。

讀古人書。須自具手眼。又必奇而可法。如王彧菴之文章練要。劉繼莊之解樂府。不必盡然。而得其法。可以他用。故古詩十九首。或云二十首。或云數十首。或云各家雜作。或云各首一意。紛紛聚訟。不如作一章看。其意自見。此善讀書法也。

古詩十九首。解者無慮千百家。其實友朋思念之詞。無庸穿鑿也。

臨高臺。軍中饒歌題也。作者胸中民胞物與。慨然有皐夔稷契之思。故借題以展其宿抱。末句收中吾三字。是樂工標記語。言此臨高臺一闋。其收聲之音。則在吾字之中音耳。此句不列章內。

樂府製題。提筆爲要。篇中安章頓句。各有其故。或在題前。或在題後。或題不足而詩補之。或詩不足而題補之。如上邪一首。作者胷中有無限深意。非若今人之草草下筆也。

東光因漢武有事西南夷。動衆勞民。文景之富。一朝頓匱。故託古人諷諫意而作也。諸家聚訟。迄無一是。

向傳田橫歿後門下客作挽歌薤露挽田橫蒿里挽五百從死之士或曰作此等題須有一段英豪激烈之概今皆不言只以數語寫其蕭瑟悲凉景況何也噫是殆不知作者苦心幷不知文章體例也田橫不與劉項共逐秦鹿屏迹海隅又不肯降志從漢種種曲折豈可明言蓋不唯恐罹漢高忌諱卽田橫有知亦捫心飲泣而不願聞者而門下客豈忍重提往事故于不敍處正藏一篇大文字在內所謂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樂府長短雖殊而法則一短者一句中包含多義長者卽將短章析爲各解此卽律詩之前後分解也分解不出起承轉合四字若知分解則能析字爲句析句爲章雖千萬言皆有紀律如四體百骸合而成人能轉旋無礙者心統之也老子曰當其無有車之用故文章妙處俱在虛空或奇峯插天或千流萬壑或喧湍激瀨或烟波浩渺祇須握定線索十方八面自會憑空結撰並不費力也今人補綴褒集遮掩耳目何足言文乎觀樂府鷄鳴高樹巔一篇可以悟矣

文章亦如造化也四序雖定而萬物之生成不然穀生于夏而收于秋麥生于冬而成于夏有一定之時無一定之物也文之起承轉合亦然徐文長曰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羣怨之副本唯能于虛空中卒然而起是謂妙起本承也而反特起是謂妙承至于轉尤難言且先將上文撇開如杜詩云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此殆是轉之神境所以古樂府偏于本題所無者忽然排宕而出妙在有意無意之間如白雲捲空雖屬無情却有天然位次只是心放活手筆放鬆忽如救火捕賊刻不容遲忽如蛇遊鼠伏

徐行慢衍。是皆轉筆之變化也。至于合處。或有轉而合者。有合而開者。有一往情深。去而不返者。人所到。我不必爭到。人不到。我却獨到。要在人神而明之。果能久于其道。定與古人並驅也。

陌上桑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四語極平淡。而首句起興。下三句出落詳盡。簡括似古謠。後半篇皆此二十字註釋也。

凡詩有有題者。有無題者。有題是詩之正面。無題是詩之反面。如樂府隴西行。何篇中無隴西之意。爲停者諱也。立是名。補詩之不足也。隴西二字。是題正面。全詩却是反射旁擊。漢武有事于西南。窮兵黷武。隴西男子。無不荷戈從戎。巨室細民。莫敢匿。故篇中備言婦人待客。委曲盡禮。以見家中無男子也。言豪富者何無男子。貧窮者豈容燕息乎。夫勞苦疆場。必餐風宿霧。今反寫歡樂。其勞苦却在言外。使後人于無字處默會也。寫隴西以反襯天下。寫豪富反襯貧苦。寫婦人反襯男子。寫閨門反襯邊廷。可悟作文之法。若唐以後人作隴西行。必備寫山川風景。有何妙意。善哉行乃倉卒棄家。最不堪事。而反曰善哉。蓋事拙而自慰之詞也。故詩貴反用。詩題亦然。

悲歌行。客子懷故鄉之作也。妙在起句悲歌可以當泣。人至傷心極處。不能泣而思以歌當之。較泣愈痛矣。此爲加一倍法。

枯魚過河泣。命題甚奇。魚已枯。何能泣。人將此渡河。而悔前之不慎。又安得不泣也。夫涉世末流。而此身尚在。猶可及也。偶蹈虎機。名敗身喪。何可及耶。世間之事受累一番。便爲他日受用根本。作書寄魴鱮。前

車覆後車戒皆此意也
飲馬長城窟行此嘆好友得志不復相顧也觀入門各自媚兩句可見用筆之妙書中竟如何一句令人黯然則知不過泛語通問夙昔苦思付之流水矣
郊廟歌辭始於詩三百篇之周頌三代以前不可考矣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然則祭樂之有歌其來尚矣兩漢已後世有制作其所以用於郊廟朝廷以接人神之歡者其金石之響歌舞之容亦各因其功業治亂之所起而七其風俗之所由武帝時詔司馬相如等造郊祀歌詩十七章薦之宗廟至明帝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之樂郊樂者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宗廟樂者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也二曰雅頌樂典六宗社稷之樂社稷樂者詩所謂琴瑟擊鼓以御田祖禮記曰樂施於金石越於音聲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稱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漢歌魏歌辭不見疑亦用漢辭也武帝始命杜夔創定雅樂時有鄧靜尹商訓雅歌歌詩尹胡能習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領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晉武受命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使傳元改其樂章而已永嘉之亂舊典不存賀循爲太常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增益之至孝武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設樂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廟舞猶闕乃詔顏延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倣

晉曲。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南齊梁陳。初皆沿襲後夏創制。以爲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繼有朔漠。宣武已後。雅好胡曲。郊廟之樂。徒有其名。隋文平陳。始獲江左舊樂。乃調五音。爲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唐高祖受禪未遑改造。樂府尚用前世舊文。武德九年。乃命祖孝孫脩定雅樂。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爲唐樂。貞觀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漢以來。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宋齊以後。又加祼地迎牲飲福酒。唐則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之樂。安史作亂。咸鎬爲墟。五代以後。宗廟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爲程式。蓋自練時日以下。皆相沿相襲。並少跌蕩音節。不足觀矣。故樂府中。凡郊廟歌辭。皆樂府而非樂府。應入制作一體。並不可以詩論也。論詩首推漢魏。漢以前無專家。至魏曹操植子建。一家繼美。以沉雄俊爽之音。公然籠罩一代。可謂文姦矣。王粲陳琳劉楨徐幹應瑒應璩起而和之。阮籍嵇康輩。皆淵淵乎臻于大雅。故論詩者。以漢魏並論。不誣也。

晉如張華之博物。束晳之補亡。陸機陸雲之抗衡漢魏。潘岳左思之淵沖高曠。張載張協之叶聲塤篪。劉琨盧諶之音節悲涼。皆大家也。王羲之不以詩見長。然蘭亭集詩。已非諸君所及。又有逸句云。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幾于一字一金矣。陶淵明生于晉末。人品最高。詩亦獨有千古。則又晉之集大成也。

淵明清遠閒放。是其本色。而其中有一段深古朴茂。不可及處。或者謂唐王孟韋柳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亦有見之言也。

沈確士云。淵明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有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是爲確論。鍾嶸詩品

云。其原出于應璩。眞小兒之語矣。

詩之綺麗盛於六朝。而就名代分之。亦有首屈一指之人。如宋則以鮑照明遠爲第一。其樂府如五丁開山得未曾有。謝瞻輩所不及也。齊則以謝朓元暉爲第一。名句絡繹。俱清俊秀逸。武帝簡文帝所不及也。梁則以江淹文通爲第一。悲壯激昂。何遜猶足比肩。任昉輩瞠乎後矣。陳則以陰鏗爲第一。琢句之工。開杜子美一派。徐陵江總不及也。至北周則唯庾信子山一人而已。不但詩凌轢百代。即賦啓四六。上下千古。實集大成。宜爲詞壇之鼻祖也。

庾子山詩。對仗最工。乃六朝而後。轉五古爲五律之始。其造句能新。使事無迹。比何水部。似又過之。武陵陳允倩謂少陵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一步一趨。則又太甚矣。名句如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山池云。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和宇文內史云。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軍行云。塞迴翻榆葉。關寒落雁毛。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訓辭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和人云。早雷驚蟄戶。流雪長河源。園庭云。樵隱恆同路。人禽或對巢。清晨臨汎云。猿嘯風還急。鷄鳴潮欲來。冬狩云。驚雉逐鷹飛。騰猿看箭轉。和人云。絡繹無機織。流螢帶火寒。咏畫屏云。石險松橫植。岩懸澗豈流。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夢入堂內云。日光釵影動。窗影鏡花搖。少陵所云清新者。殆謂是也。

詩話卷下

唐詩首推李杜前人論之詳矣顧多以杜律爲師而于李則云仙才不能學何其自畫之甚也大約太白工于樂府讀之奇才絕艷飄飄如列子御風使人目眩心驚而細按之無不有段落脈理可尋所以能被之管絃也若以天馬行空不可控勒豈五音六律亦可雜以不中度之樂章乎故余以爲學詩者必從太白入手方能長人才識發人心思王漁洋曾有聲調譜而李詩居其半可謂知音矣

唐王楊盧駱四傑渾厚樸茂猶是開國風氣自吾蜀陳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颯颯乎清廟明堂之什矣昌黎詩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信不誣也吾蜀文章之祖司馬相如揚雄而後必首推子昂人有性而自汨之有情而自漓之似乎智而其愚孰甚毛嬙麗姬雖粗服亂頭無損其爲天質之美也捧心效顰人望而却走矣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之道亦然

李詩本陶淵明杜詩本庾子山余嘗持此論而人多疑之杜本庾信矣李與陶似絕不相近不知善讀古人書在觀其神與氣之間不在區區形迹也如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豈非桃源記拓本乎

論詩拘于首聯頷聯腹聯尾聯直是本領不濟所謂跳不出古人圈套如太白起句云犬吠水聲中桃花

帶露濃。又云五月天山雪。無花祇有寒。隨手拈來。俱如奇峯峭壁。插地倚天。才人固無所不可。若他人有此句。必用入腹聯矣。太白與崔顥皆盛唐人。其時風氣相似。鳳凰臺詩。太白自詠鳳凰臺耳。人乃以爲太白學崔顥黃鶴樓而作。何其小視太白也。太白仙才。豈拾人牙慧者。而更作俚語。有一拳打倒黃鶴樓之句。俗子以僞亂眞。可恨如此。乃知小說之誤人。

人各有所長。李白長于樂府歌行。而五七律甚少。杜少陵長于五七律。而樂府歌行亦多。是以人舍李而學杜。蓋詩道性情。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讓。若今人編集。必古今體分湊平勻。勻則勻矣。而詩不傳也。

落筆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太白詩也。又有與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之句。此殆公自寫照也。而杜少陵詩自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又不似稱白詩。亦直公自寫照也。

余于詩。酷愛陶淵明。李太白。杜少陵。韓昌黎。蘇東坡。丹鉛數四矣。率多爲人竊去。就中少陵全集。批點最詳。今遊宦四方。半濕于水。十忘七八矣。漸衰漸耗。不知何時再得細讎一過也。

何將軍山林十首。章法細密。爲杜詩五律之冠。不待言。其三章忽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帀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文氣似與上下文絕不相蒙。銷夏錄曰。馬上無事。與鄭廣文閒說其來歷。遂成此詩。遂不連接。而法脈有天然之妙。文章唯太史公有此奇橫。愚謂通首皆比也。公與鄭俱有才不遇。故感慨獨深。不但詩宗杜詩。題亦應宗杜。如杜詩陪李金吾花下

飲題不曰招飲而曰陪飲滑稽之甚末句云不怕李金吾譴浪之辭似訶禁犯夜直是面笑李金吾矣

詩有借葉襯花之法如杜詩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自應說閨中之憶長安却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此借葉襯花也總之古人善用反筆善用傍筆故有伏筆有起筆有淡筆有濃筆今人曾夢見否

司馬温公曰羊墳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古人爲詩貴于意外如杜詩云國破山河在則無餘物矣城春草木深明無人矣皆神于意外見之類此頗多最得詩人之體

杜詩云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註者云此刺明皇幸貴妃以致亂也因有七夕牽牛事故不嫌穿鑿所謂旨隱而詞微

註杜者全以唐史附會分箋甚屬可笑如少陵初月詩云光細絃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此不過詠初月耳而劉夢弼謂微升古塞外喻肅宗卽位于靈武也已隱暮雲端喻肅宗爲張皇后李輔國所蔽也句句附會實事殊失詩人温厚之旨竊恐老杜不若是也

西蜀櫻桃也自紅也自紅三字感慨悲凉令人低徊不已總之胸中先有無限感慨然後遇題而發故有此三字吐出杜老最工此法

詩先要起句得手杜詩云夜睡何曾着又云亦知戍不返如此起法何人有此永定河觀察蘭公以余言爲然嘗朗誦以爲樂

作詩須用活字。使天地人物。一入筆下。俱活潑潑如蠕動。方妙。杜詩夜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肯字是也。即元方回瀛奎律髓之所謂眼也。

杜詩之妙。有以意勝者。有以篇法勝者。有以俚質勝者。有以倉卒造狀勝者。如劍外忽傳收薊北一首。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

杜詩有最瑣屑事。且爲莫須有而煌煌成篇者。如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遙憐汝。捩柁開頭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蓋爲酒詠也。而酒並未見。懸憶成篇。因用聞道二字以虛之。所謂無聊之甚也。杜老原不在此處要好。而亦未嘗不好。故題曰撥悶人遇舟行岑寂。紙筆在前。往往有此興致。近見王漁洋批本。全行批抹。嗟乎。此漁洋詩之所以不如杜也。俗謂朱貪多。王愛好。信然。朱謂竹垞。

秋興八首。章法聯絡之妙。諸家評詳矣。余獨愛蓬萊宮闕對南山一首。思元宗因後日西禁。而追憶其當陽臨御時也。通首皆虛。只第七句一臥滄江驚歲晚。點出秋字。末句幾回青瑣點朝班。又挽足全首之意。若驚歲晚下再作凄凉語。便與上文不稱。今人詩全不講收束。以此爲金丹可也。

詠懷古跡五首。前庾信宋玉。後蜀主孔明。豈古跡竟無詠懷絶少。而以明妃廁其中耶。蓋以明妃天地所鍾靈。至今傳頌。而漢帝止從畫圖一識面。終死胡中。貴妃何如人。竟致馬嵬之亂。可傷孰甚。此首全在言外見卓識。

少陵詩有不可解之句。如詠懷宋玉一首曰。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夫異代卽不同時。乃作此語。何耶。蓋身雖異代。搖落之悲。却似同時人耳。此爲深知宋玉也。秋興之瞿塘峽口曲江頭。摘出一句不可解。下云萬里風烟接素秋。乃知劉繼莊卽謂兩句合而一句之義始成。眞妙論也。又如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偶對不測。自稱律細。何則。蓋雨中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耳。雨中悶極。唯有作詩飲酒。故想路十九也。此皆意在空際之法。

詩宗少陵。書學會稽。夫人而知之矣。山谷之詩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爲學書者言乎。實爲學詩者言也。

杜詩箋註。有千家註。有五百家註。然總遜近日仇兆鰲詳註。可謂集大成矣。作詩之法。少陵嘗自言之矣。曰別裁僞體親風雅。言正其卽從入也。曰熟精文選理。言有根柢也。曰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曰篇終接混茫。言有收束也。曰新詩改罷自長吟。曰老去漸于詩律細。夫以太白之才。雄奇跌蕩。而猶欲與細論文。然則細之一字。其詩學之金針乎。

詩不可以貌爲。少陵發同谷諸篇。昌黎東野聯句。皆偶立一體。至昌谷之奇詭。義山之獺祭。各有寓意。不可以貌爲。乃今人襲取二李隱僻字句。以驚世眩目。叩其中。絕無所謂。是皆無病呻吟。效顰而不自知其醜者。詩以道性情。自淵明而上溯三百篇。何嘗有不可解字句。使人眩惑。而其意之所托。或興或比。往往出人意表。千百載竟無能道破者。余嘗謂古之詩文。句平而意奇。後人句奇而意平。可笑也。

詩三百篇有正有變後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楚騷之幽怨少陵之憂愁太白之飄豔昌谷玉川之奇詭東野閬仙之寒儉從乎變者也陶靖節以下至于王昌齡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儲光羲錢起皆俱發言和易近乎正者也白居易以和易享遐齡長吉以瑰詭而致夭折記曰和故百物不失冬寒故景短夏酷烈而秋悲春日遲遲信可樂也知此可與言詩矣

白樂天新樂府夭矯變化用筆不測而起承轉收井然其規諷勸戒直是理學中古文不可作詞章讀元微之則宛然柔媚女郎詩矣世稱元白元何能如白也

王建張藉樂府何曾一字險怪而讀之入情入理與漢魏樂府並傳古人不朽者以此所以詩最忌艱澀也

韓昌黎詩云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此是公自贊其詩不可徒作贊他人詩看然皆經藉光芒故險而實平

韓詩註近有顧嗣立方氏編年二家方較詳覈

柳子厚文配韓其詩亦可配韓在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之上根柢厚取精多用物宏也

鄭谷詩喜用僧字余獨愛其上樓僧踏一梯雲之句以其神韻遠也他皆不及

世之好西崑體者以爲李義山從杜脫胎不知其流弊至開館閣一門當時溫庭筠已嫌濃縟今之鏤刻粉飾者大都以此藉口矣

杜牧之詩輕倩秀艷、在唐賢中、另是一種筆意、故學詩者不讀小杜詩必不韻、晚唐人品最高潔、以司空圖爲第一、唐室凌夷、不食而卒、忠烈之義、千載如生、吳融亦不事異姓、大義凜然、故余編全五代詩、以二公以上爲斷不採入也、

五代自以韓偓韋莊二家爲升堂入室、然執牛耳者、必推羅江東、其詩堅渾雄博、亦自老杜得來、而絕不似宋西江派之貌襲、世人稱之者少、何也、皮陸輩雕文刻鏤、近乎土木偶人、少生趣矣、

余雅不好宋詩、而獨愛東坡、以其詩聲如鍾呂、氣若江河、不失於腐、亦不流于郭、由其天分高、學力厚、故縱筆所之、無不精警動人、不特在宋無此一家手筆、即置之唐人中、亦無此一家手筆也、公嘗自舉生平得意之句、以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獵狖萬竈烟一聯爲其最、實不止此也、公集中無論長篇短幅、任舉一句、皆具大魄力、如有美堂暴雨起筆云、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其聲直震百里、誰能有此、

蘇詩註自以施元之爲第一、王梅溪膚註、無論荒謬未必非王、即就一人詩分類、乃兔園册子老學究所爲也、施註所未引、近日查他山有補註甚詳、該編年井井有條、並列同時諸公和什、甚有體裁、但刊本不與施合刻、翻閱爲難、余嘗有志合施查二公爲全編、其編年一以查爲主、其註施前查後、刊費繁多、尚無此力也、

温公詩絕少佳句、蓋史才、非詩才也、歐陽文忠詩、則全是有韻古文、當與古文合看可也、

魏子野林和靖二家皆宋逸民。詩雖不多。而冲淡有逸致。余嘗欲編二家詩爲一册。不果。

唐子西庚。亦眉山人。詩多佳句。其氣骨類東坡。而稍乏變幻。後亦謫惠州。人稱小東坡。亦奇事也。詩如水裁偏岸直。雲截亂山平。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手香橙熟後。髮脫草枯時。脫使眞能去窮鬼。自量無以致錢神。屬對俱極精切。余尤喜其山靜似太古一聯。鶴林玉露載羅景綸云。唐子西云山靜似大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爇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麋鹿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清泉。漱齒濯足。既歸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谿邊。邂逅園翁谿友。問桑麻。課秔稻。量晴較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還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谿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于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忽忽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讀此深愜予心。

蘇叔黨斜川集書肆多以劉過贋充。余于汪鹿園家始得眞本。爲之梓行。其集中好句。秀挺工麗。疊出層見。不止如世所稱一天如許皆明月二客所須惟濁醪也。

西江派詩。余素不喜。以其空硬生湊。如貧人捉襟見肘。寒酸氣太重也。然黃山谷七言古歌行。如歌馬歌

阮雄深渾厚自不可沒與大蘇並稱殆以是乎后山詩則味如嚼蠟讀之令人氣短如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二句係集中五律起筆竟成何語眞謂之不解詩可也擁被呻吟直是枯腸無處搜耳

詩有于一人一物一事用全神全力而成家者亦可傳如唐之游仙詩比紅兒詩宋之梅花百詠是也若用油滑腐語編湊成集以圖名後之人豈能欺乎余家宋人小集百家抄本俱經手批一過雖間有佳句所得不償其勞也

陸放翁詩以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得名其餘七律名句幅輳大類此而起訖多不相稱人以先生先得好句後足成之情理或然然余少年頗喜之今則棄去矣余獨愛其感憤一律頗近唐人嘗舉以示客詩云今皇神武是周宣誰賦南征北伐篇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京洛雪消春又動永昌陵上草芊芊可稱渭南劍南二集壓卷

楊誠齋理學經學俱不可及而獨于詩非所長如不寐云翻來覆去體都痛復成何語至其用筆之妙亦有不可及者如忽有野香尋不得蘭于石背一花開又青天以水爲銅鏡白鷺前身是釣翁皆有腕力

范石湖詩稍次于放翁而入蜀峽中詩爲獨具手眼余曾擬其刺潰淖諸篇不免效顰之笑至云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今則不然矣

元遺山詩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上下千古能並駕者寥寥

楊鐵崖詩太險怪矣然其樂府則不減宋謝皐羽也虞道園有遺稿十二卷向無刊本是以人不之見余

于京都買得朱竹垞曝書亭抄本。七律尤工。容當梓以傳。

明詩一洗宋元纖腐之習。逼近唐人。高楊張徐四傑。始開其風。而季迪究爲有明冠冕。前七子應之。空同景明。其唐之李杜乎。後七子王弇洲李于鱗輩。未免英雄欺人。而王爲尤甚。然集中樂府變可歌可謠。固足壓倒元白。

李東陽工明史樂府。近尤西堂效作。皆可備史料。

詩以人品爲第一。蔡京書法。荆公文章。直不可寓目。所謂惡其人者。惡及儲胥也。鈐山堂集本皆應制套語。不知人何以稱之。余在端州。嘗有示門生詩云。我本西川一腐寒。讀書酷愛品行端。荆公文章蔡京帖。高閣從來不一看。謂此也。

吾蜀楊升菴爲有明博學第一。其詩亦以典麗爲宗。嫌其太似六朝。如春興八首是也。然其吐屬雋豔。富有萬卷。故是有明一大家。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石洲詩話及其他一種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文淵）

朱章

二六一四上